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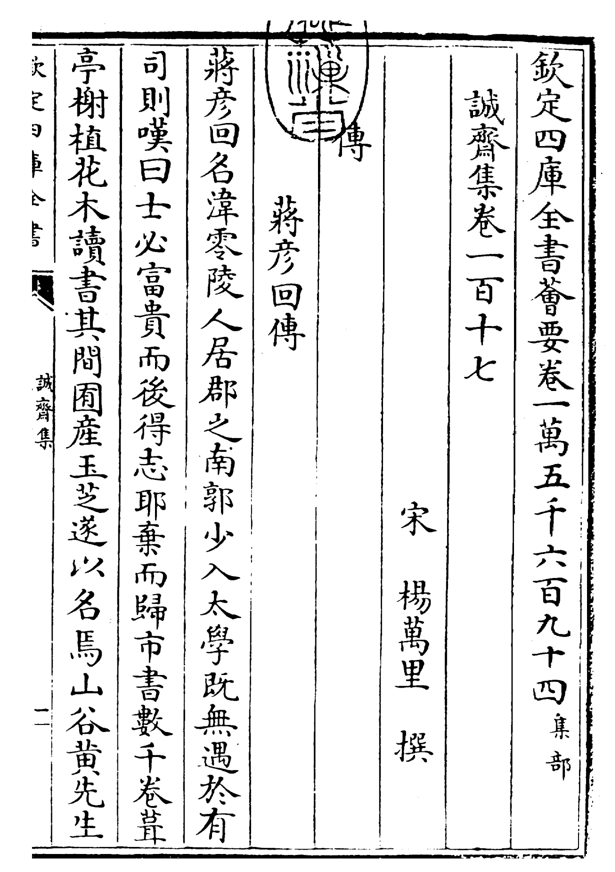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誠齋集卷一百十七　八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誠齋集卷一百十七

宋 楊萬里 撰

傳

蔣彦回傳

蔣彦回名湋零陵人居郡之南郭少入太學既無遇於有司則嘆曰士必富貴而後得志耶棄而歸市書數千卷葺亭榭植花木讀書其間囿産玉芝遂以名焉山谷黄先生

貶宜州過而賦之時黨禁宻人有畏心先是郡守丁注有玉芝園詩山谷詩蓋次其韻也丁見之懼易其本韻二三以異馬教授傒恩孺者一日突入郡士某之家將以山谷所題壁者告於朝主人亟剗磢之乃已惟彦回日從山谷游藏去其詩文字畫二百餘紙山谷亦樂為彦回作也崇寧四年九月山谷病革彦回往見之山谷大喜握手曰吾身後非彦回則誰付盡出所著書示曰惟公所欲取之彦回乃竟不私片紙山谷卒彦回買棺以斂具舟送之歸

雙井云道鄉先生謫居永彥回復從之游驩甚未幾道鄉復有昭州之命留其夫人與子僦民屋以居乃行彥回實經紀其家道鄉卒月致二書以謝葢深德之嗟夫士窮乃見節義此韓退之爲久故之交而言也彥回於二先生非有平生之素而能嚮慕乎二先生之風況二先生當蛟蛇熊豹狉狉摇牙之鋒實容落而朋友缺淹汨阨塞於荒遠寂寞之地望風而懀無仇而擠者滔滔也而彥回至於死生之際而不變此古之賢且仁者族且親者恩且舊者猶

或難馬彥回其賢矣哉予來丞邑訪所謂玉芝園者但見荒煙埜草而已問其子則觀言者在老矣顧其家貧甚觀言居之淡如也其猶有彥回之風與問彥回之遺事所言云爾其人顓朴其言可信也且出道鄉翰墨七篇讀之使人悵不出乎其時又曰山谷美丈夫也今畫者莫之肖觀言嘗見其喜作字及留題於吾鄉人日持縑素以往几上如積忽得意一掃千字一日訪陶豫豫置酒且令人汛除其堂之壁先生問焉豫曰敢匃一字為寵先生曰諾酒半

酣起索筆大書下語驚座今亾矣且忘其詞又曰道鄉對人寡言終日拱手不下帯其莊敬如此又曰先君子有文集若干卷頃大盜孔彦舟屠城寸紙不遺餘矣予太息而為之傳

豆盧子柔傳

豆盧子柔者名鮒子柔其字也世居外黄祖仲叔秦末大旱兵起仲叔從楚懐王為治粟都尉楚師不饑仲叔之功父玅自少已俎豆於漢庭諸公間武帝時西域浮圖

達摩者來鮒聞之往師事焉達摩曰子能澡神慮脫膚學以從我乎鮒退而三沐易衣刮露牙角剖析誠心而後再見達摩達摩欲試其所蘊之新故於是與之周旋議論千變萬轉而鮒純素自將瀉之不滯承之有統凝而謹焉粹然如玉池達摩大悅曰吾師所謂醍醐酥酪子近之矣因薦之上曰臣竊見外黃布衣豆盧鮒潔白粹美淡然於世味有古太羹玄酒之風陛下盍嘗試之詩不云乎不素飡兮鮒有焉上方急邉功曰焉用腐儒

元鼎中鮒上書請以白衣從煮棗侯博望侯出塞上戲鮒曰卿從煮耶將博耶鮒曰臣愚雖不足以充近侍執事然孰游於煮博二子間未嘗焚煎阿匼願得出入將部片言條白未必語言無味也上曰前言戲之耳若卿白面書生諸將豈肯置卿齒牙間哉遂拜大官令時上篤信祠祀詔鮒與名儒公羊高魚豢同賓雞之祠鮒雅不喜羊魚二子曰二子肉食者鄙殆將汙我不得已同盤而食深恥之頃之祠甘泉齋居竹宮屏葷酒獨召鮒

鮒奏曰臣罷才不足以辱金口嘉納臣友人汝南牛氏子轂音如鬬轂於菟之轂柔而美願舉以自代上曰牛氏子美則美矣而其言孔甘朕不嗜也是夕鮒有所獻上納之意甚開爽夜半上思鮒所獻覺肝脾間嚴冷召鮒問曰卿所言嘗多與姜子牙輩熟議耶鮒曰臣適呼子牙而未至上曰卿幾誤朕腹心乃罷鮒名鮒子二人夜拜其長為温衛侯次為平衛侯自是絶不召鮒鮒深自悲酸發於詞氣而公羊高等得志惡鮒異已因讒於上曰豆盧

鮒所謂人焉廋哉者也鮒遂抱甕隱於滁山莫知其所終太史公曰豆盧氏在漢未顯也至後魏始有聞而唐之名士有曰欽望者豈其苗裔耶鮒以白衣遭遇武皇帝亦奇矣然因浮圖以進君子不齒也

敬倈儒傳

敬倈儒者名子一字承登以字行徂徠人也祖伯松長身碧髯髯膚甲如龍時人許其有棟梁之用伯松不樂也遯於徂徠山樵郡人有採藥至山者見伯松悦之久之

譙郡人謂伯松曰聞君長子元明者未娶吾有鄰女善夜績者願為執柯可乎伯松拒之不得免焉未幾伯松得軟脚疾中風卒子元明竟隨譙郡人去次子叔材即承登之父也叔材因從公輸子奉使僬僥國樂而家焉因娶婦生承登長二尺叔材怒曰我兒亦僬僥耶其妻笑曰所謂甥多似舅後擕承登歸徂徠市時漢元光二年里人見承登莫不大笑承登曰吾身雖短而心甚長因發憤力學終夜不寢雖鑿壁囊螢之勤不過也數年

大明經籍言之烱然如明星焉武帝乃求賢良徂徠推
上承登上暮召見其侏儒心輕之乃親策於庭問三登
太平之治何脩臻此承登對策其略曰臣之學所謂一
燈明滅者何足以奉大對雖然螢爝尚足裨日月帝黙
竊而異焉因與語問漢家火德終始承登奏曰臣木强
然常聞火在木上云云上喜不覺夜半前席遂登科甲
遷登州太守辭公孫丞相丞相夜見之東閣承登故人
茅大心麻子游陶釭皆在坐承登遂頂戴三子而白丞

相曰鄙人淺短主上以侏儒倡優畜之誤蒙相君燭其寸長然鄙人之學所為借明於三子者丞相遂留四人於東閤後一夕丞相召問攘匈奴之策承登獻三足計曰足兵食士丞相大悅因嘲承登曰吾聞日烏三足君而亦有三足耶上内興祠祀外征四裔國家多事丞相終日在中書治事不暇與承登遊夜歸讀春秋府吏散獨留四人者同一書几承登尤愛幸丞相每曰徵承登則茅氏麻氏陶氏三子者能未隊於地乎三子亦曰唯

唯後丞相稍倦於學而將作大匠者嫉承登之寵因諷丞相曰昨見東方生言於上云公孫某暗於知人而以敬侏儒為上客臣朔饑欲死侏儒飽欲死丞相其戒之丞相默然將作大匠因薦承登同姓敬子長丞相自是親子長而稍踈承登矣子長身八尺蠟言甚佞又善照知丞相娛樂之意而曲從之且又有內援丞相久不見承登一日因子長在後堂為長夜之飲偶念承登寥寂召之既至承登精采昏慘而面目垢汚又冠一小圜帽

狀如仰盂丞相侍姬皆掩口笑不已承登因發怒罵丞相曰人言齊人多詐果然以今夕之荒淫知前日時秋雨霽相親而卷書簡編者皆偽也丞相大怒命老卒曳出墻角太史公曰公孫丞相開東閣以延賢俊天下之士輻輳而敬承登為上客每至則一坐皆起亦可謂能不以貌取人矣卒以子長疎而棄之相業之不終有以也夫雖然承登之賢難以遇而子長之佞易於合不為易於合也合則不可去也所從來古矣士君子之學而

仕未始不與承登遊者然吾見其初而已至一惑於子長則往而不返者萬水一波也亦何以議公孫為哉

劉國禮傳

余故人劉琥字國禮武臣也始余為永州零陵丞國禮監户部贍軍酒庫居相近情相好也及余在朝列而國禮調臨安府壕寨官居無以自食家於湖州新市一日來謁予求薦於當塗士大夫予無以塞也獨念湖州太守薛士龍名季宣者與余最厚因以書薦之謂國禮之

才於劇繁無所不可為薛信焉任焉遂知焉薛侯既死國禮無所於歸久之臨安官期既至國禮之官適與余並舍每言及薛侯國禮未嘗不泣也夫世之相與利焉而已矣曰義焉者非性焉則學非學焉則偽國禮武夫未嘗學也其偽與貌可偽泣不可偽也其性與吾不知之矣並居一年余以守臨漳而去焉國禮留也余行國禮追送余於龍山白塔寺載酒勞余下及僮僕當世之賢人君子與余為道義之交者何數也彼獨曰利之云

乎至是前日所為道義之交者漠然矣而國禮獨如此何也及其别國禮又泣謂其泣偽乎施之予則可施之薛侯夫亦偽為乎哉後三年余守常州與國禮所居新市不遠欲問其消息未能也余子壽仁試南宫問之故居之鄰鄭藴者則曰噫國禮死矣問其家則曰其妻執節而不嫁顧嘗鬻屨於門以撫育其長曰永哥者今居某市某舍也不惟其妻不嫁也其妾六人者皆不嫁也壽仁既歸為余言國禮事余於是泣且歎曰國禮家事

余知之其妻江氏故倡也永哥者永某氏子也國禮夫婦育以為巳子而所謂六妾者江氏馭之極慘今國禮既死其妻若子若妾宜其散而莫之聯也則聯而莫散也不亦懿乎大抵人之情聞倡之名則掩鼻焉聞非巳之子則異心焉聞其主母馭其妾不以人理則怒發焉使是三人者而居焉而無主翁以綱之焉欲其不渙然離也難哉而國禮之死其家妻子若妾乃能相恩相維甚於國禮之未死可敬不可敬也今士大夫往往朝死

而其妻夕去之矣有不愧於國禮之妻者乎不惟有愧於國禮之妻也有不愧於國禮之妾者乎不惟士大夫之妻而已也士大夫立人之朝食人之禄社稷之臣曰吾死社稷封疆之臣曰吾死封疆及一旦有急有不愧於國禮之妻者乎不惟有愧於國禮之妻也有不愧於國禮之妾者乎余既以告壽仁因私書之不使其不傳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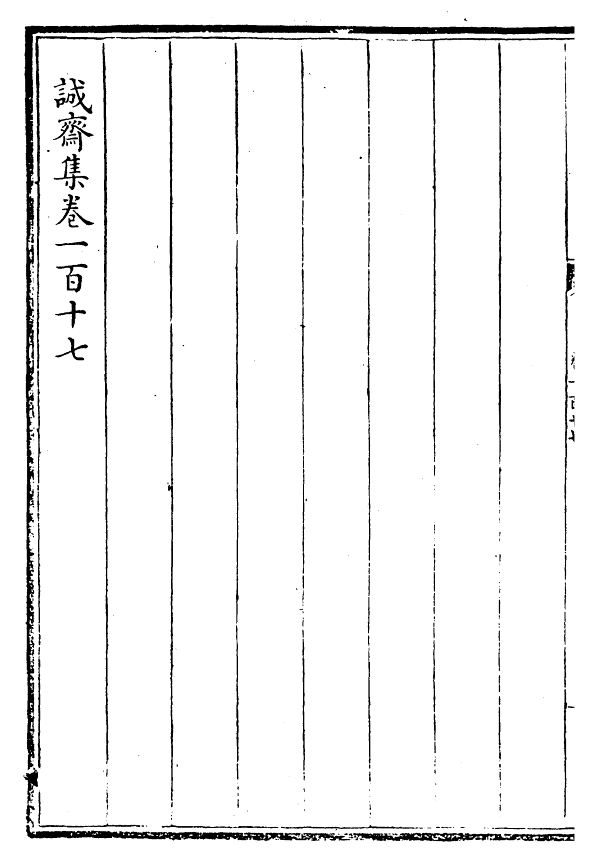
李台州傳

李台州名宗質字某北人不知何郡邑母展婆也生宗質而罹靖康之亂子母相失宗質以父蔭既長仕所至必求母不得因家司馬季思官蜀宗質曰吾求母東南無之必也蜀乎從之西舟所經過州若縣若村市必登岸徧其地大聲號呼曰展婆展婆至暮哭而歸不食司馬家人哀之必寬譬之乃飲泣強食季思秩滿東下所經復然竟不得至荊州復然日旦夕號呼嗌痛氣憊小憩一茗肆垂涕坐頃之一乞媪至前揖曰官人與我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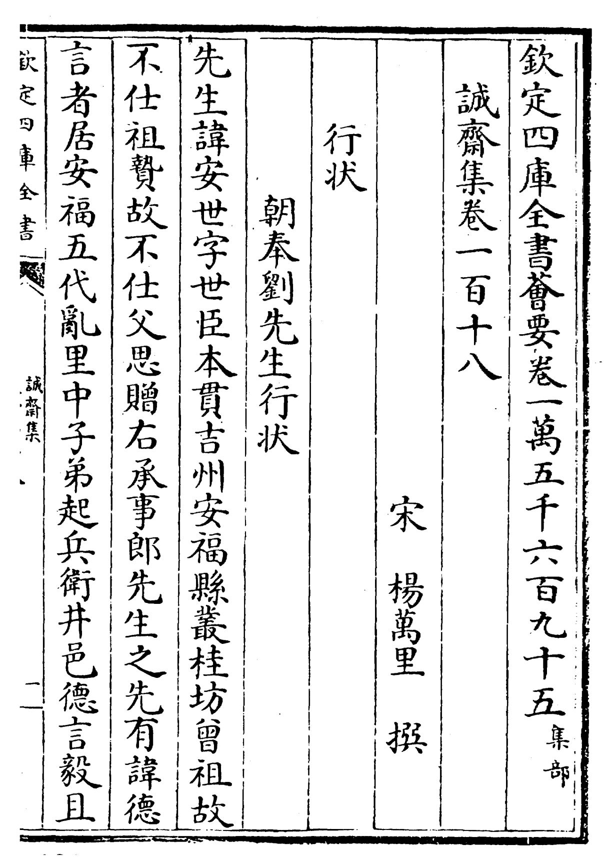
文两文宗質起揖之坐禮以客主既飲茗問其里若姓媼勃然怒曰官人能與我幾文錢何遽問我姓名我非乞人也宗質起敬謝曰某惶恐上忤阿婆願霽怒試言之何害恐或鄉鄰或親族也某倒囊錢為阿婆壽媼喜曰老婆姓異甚不可言宗質力懇請忽曰吾姓展宗質躍然喜抱之大哭曰夫人吾母也媼曰官人勿誤吾兒有驗右脇有紫痣其大如杯宗質拜曰然右袒示之於是母子相持而哭觀者數十百人皆嘆息泣不已宗質

負其母以歸季思與家人子亦泣自是奉板輿孝養者十餘年母以高年而終宗質亦白首矣宗質乾道庚寅為洪倅時予為奉新縣令屢謁之不知其母子間也明年予官中都宗質造朝除知台州朝士云李台州曾覯姻家也覯無子子台州之子予一見不敢問也亦未知其孝後十七年台州既没予與丞相京公同為宰掾談間公為予言李台州母子事予生八年喪先太夫人終身飲恨聞之泣不能止感而為之傳賛曰孔子曰孝弟

之至通於神明若李台州生而不知母壯而知求母求母而不得不得而不懈徧天下之半老而乃得之昔東坡先生頌朱壽昌至今咏歌以為美談若李台州其事與壽昌豈異也兹不謂之至孝通於神明乎非至孝而奚通神明非通神明而奚得母予每為士大夫言之聞者必泣人誰無母有母誰無是心哉彼有未嘗失母而有母不待求母而母存或忽而不敬或悖而不愛者獨何心與



誠齋集卷一百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六百九十五 集部

誠齋集卷一百十八

宋 楊萬里 撰

行狀

朝奉劉先生行狀

先生諱安世字世臣本貫吉州安福縣叢桂坊曾祖故不仕祖贄故不仕父思贈右承事郎先生之先有諱德言者居安福五代亂里中子弟起兵衛井邑德言毅且

賢推為帥其扞及旁郡甚遠也不立名號亦不屬人國初乃來歸藝祖嘉之授水部員外郎為江南發運使語在國史為先生八世祖自德言以前系世莫考相傳宋彭城王義康徙安成郡子孫家焉今安福也先生之族自從祖溥以文章魁恩科羣兄弟策進士者六人薦名者三十三人先生之兄曰安鎮字鎮臣有文名以貢士客死京師先生時尚少盡得兄之學諸老先生見者曰是不可量足為劉鎮臣之弟紹興初盜起先生奉其承

事公避地適與二盜遇先生白承事公前行先生橫一
杖以逆之盜有牽小舀而承事公已遠矣先生亦免焉
古書所稱孝足以感盜心者世未必盡信也觀先生之
事未知古人何如耳紹興十四年十七年先生連薦名
皆首選十七年再舉先生對策極言守令不才致民流
殍其語痛刺骨考官不樂降在第四名登進士第授左
迪功郎岳州司户參軍兼攝錄事參軍有野夫爲傭保
於大姓者父病謁告歸省主人不可野夫徑去主人以

盜告官獄具如章先生爭之曰野夫以孝而刑謂此邦之人何岳民叫郡稱賀郡丞以文吏薄武人議月奪諸將俸十半先生爭之不得頃之諸將激其徒譁且變居民惶擾空城避之先生曰出納非守丞事也庸不在我亟發帑取給當是時微先生幾無岳州辭滿陞秩左從政郎永州州學教授先生嘗獨騎一馬詣學館墜而傷既受代先生未瘳州守憫其客間貧病以攝它職廪先生先生受之將行先生持所受歸之官為錢六十萬太

守左史三公宣子驚異曰使士大夫皆如劉世臣廩禄不有焉可也以薦者改秩左宣教郎知贛州雩都縣贛俗剽且相訐先生至曰民無窳良也淑慝者政耳邑之大駔有孫氏鍾氏根結盤互異時守令瞪視莫敢搟其角牙一日從惡少椎小民於市先生曰是敢爾命擒之吏素畏二氏疑莫先往先生罷一吏乃能寘之獄抵罪僚吏人士為之遊說先生卒不奪曰吾非無教之誅也郡丞行部至縣諷先生以獻羡餘錢五百萬先生曰縣

之土田瘠而賦斂重耳將焉取餘令可逐一錢不可得郡丞怒譏之守不聽譏之使者又不聽郡丞窮且愧乃作詩以遺先生先生謝郡丞亦謝先生之政主之以不猛繼之以不懈徃徃日昳而進晨飧得疾以歸太守有憐先生者為之匄祠禄邑之民曰劉公非吾縣尹也吾父母也皆走送先生遺之不肯去以朝奉郎致仕享年六十有八終於家先生平昔排佛老不遺餘力嘗曰士大夫而談此乃吾夫子之叛卒也至是遺命子弟曰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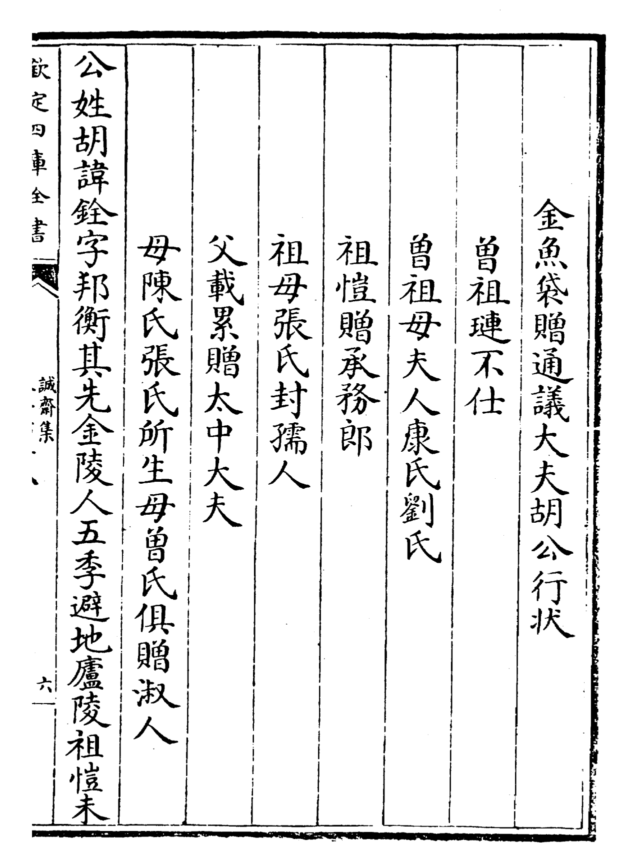
祭不得以佛老為禮太夫人李氏贈太孺人配彭氏封孺人皆以先生貴男四人格非去非勝非知非女三人嫁李大年羅昌辰夔州録事叅軍實依格非奏補將仕郎先生自太夫人即世每饋祀必慟哭奉承事公無不盡退謂妻子曰事親之謂色養不得其恱不謂之子先生之諸兄皆早世先生聚諸孤而衣食之每白承事公曰安世任此責願大人無所為憂承事公既没先生嘆曰吾嘗許吾先君今日之事先諸孤後吾子田宅貨財

秋毫無所分教諸猶子待其成畢其婚嫁先生之未仕也士之來學者百千人有富貧慧蠢不同先生槩加誨導人人自以為得先生學先生有文集三十卷論語尚書解二十卷先生之學不為空言其原委自賈誼陸贄蘇明允父子之外不論也故其文與其人皆肖焉然策第之日先生年四十九矣蓋其族夥應書之歲率以期功之喪而不得試藝者凡二十四年使其逢之不遲用之不狹其功用豈小哉先生仕二十年而貧如初然先

生之四子以文相高先生曰吾為不貧矣先生之在永州請於郡建故權通判濂溪先生祠堂謂永之士曰周濂溪之不師栁子厚之師可不可也是時丞相魏國張公謫居於永每稱重先生曰實學之士張公再相萬里見公公問劉世臣今安在好一講筵官也公未及薦以讒去先生尋亦病矣如先生者不得用得用者不必如先生人不以是惜先生先生不自惜也萬里也先生門弟子之下者然從先生最舊及某丞零陵縣侍先生更

未盡一歲萬里復得就先生而卒業先生之喪也萬里嘗見張魏公為張子韶侍郎服友之服又見澹菴先生胡公及羅長卿為清節先生服師之服萬里敬為先生制服焉因與先生之子去非謀請銘於今天下之能文辭者去非曰先生行狀子當作萬里謝曰非其人也三辭不獲命乃以叙於篇謹狀

宋故資政殿學士朝議大夫致仕廬陵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五百户食實封一百户賜紫



金魚袋贈通議大夫胡公行狀

曾祖璉不仕

曽祖母夫人康氏劉氏

祖愷贈承務郎

祖母張氏封孺人

父載累贈太中大夫

母陳氏張氏所生母曽氏俱贈淑人

公姓胡諱銓字邦衡其先金陵人五季避地廬陵祖愷未

仕而没贈承務郎父載累贈太中大夫母陳張所生母曾俱贈淑人皆以公惟祖母張以百歳封孺人云太中氣慷慨以試有司無遇即棄去自幼超詣絶世强於記覽有質以古書者必曰是出某書某卷驗之而信年二十入太學試文浄不加點博士驚異建炎二年上皇策士於維揚初擢公第一有娼其直者竟第三授文林郎撫州軍事判官未上昭慈聖獻皇太后避敵於虔州敵踵至公裒旪為兵與撫州太守張循軍合遏其衝敵

退論功轉承直郎權吉州軍事判官時羣盜四起守臣張中彦檄公督别將趙之儀捕之覘者請夜襲之公不可曰賊掠民自從將毋俱焚遲明賊遁掠者得釋未幾丁太中憂除喪與兄蓬山居士鑄築精舍於里之洞巖從名儒蕭楚講畫古學冥搜治亂安危根株或勉之仕不答紹興五年忠獻魏國張公浚都督諸路兵辟公提舉荆湖北路常平茶鹽司幹辦公事故荆湖南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多赴都堂審察兵部尚書呂祉以賢

良方正直言極諫科薦賜對便殿公論持勝及納諫及虜冦及營田事上曰營田孰初對曰田制邈矣三代曰井春秋之晉曰爰秦之商君曰轅漢之晁錯曰屯趙過曰代充國曰營真宗用耿望之計於是乎治屯田仁宗用歐陽修之議於是乎建營田無弊法有弊吏今募民營田官給之牛具貸之種矣然湖之南土牛之所生市之以出鄉則無全牛降之嘉種官有其費出之於吏手則無實惠上曰善當改之改通直郎樞密院編脩官七

年十一月宰相秦檜决策曁金人平王倫誘致金使以偽詔來責禮異甚中外洶洶公獨奏封事其畧曰臣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宰相無識舉以使金誘致金使以詔諭江南為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劉豫我也豫臣敵國南面稱王自以為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一旦豺狼改慮捽而縛之父子為虜商監不遠倫又欲陛下效之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柰何以祖宗之天下為金人之天下以祖宗

之位為金人藩臣之位陛下一屈膝則廟社失其尊崇赤子歸其版籍宰執盡為陪臣異時谿壑無厭之求安知不劉豫我乎夫三尺童子至無知也指他人而使之拜則拂然怒今堂堂天朝相率而屈敵國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為之耶倫之議乃曰我一屈膝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啗陛下然而卒無一驗則敵之情偽已可知矣而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讐

而不報含垢忍恥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金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況金人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姦邪濟之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替不可復振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者矣向者陛下間關海道危如累卵當時尚不肯北面臣讐況今國勢稍張諸將盡鋭士卒思奮只如頃者敵騎陸梁逆豫入寇固嘗敗之襄陽敗之淮上敗之渦口敗之淮陽校

之蹈海之危固已萬萬倘不得已而用兵我豈遽出敵人下哉今無故而臣之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已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夫天下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洶洶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竊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為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君於唐虞而欲

導陛下為石晉近者禮部侍郎曾開等引古誼以折之檜既厲聲切責又建白令臺諫侍臣僉議可否蓋畏天下議已欲分其謗耳孫近附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檜曰敵可講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嗚呼參贊大政充位如此有如敵騎長驅能折衝禦侮耶臣謂檜近亦可斬也區區之心願斬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羈留金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耳寧能處小

朝廷求活耶書奏除名編管昭州時侍御史陳剛中諫議大夫李誼吏部尚書晏敦復給事中勾龍如淵户部侍郎李彌遜向子諲禮部侍郎張九成俱入對引救檜迫公議亦偽為救公者謫監廣州都鹽倉改簽書威武軍判官事於是寺丞陳剛中以牋賀公曰屈膝請和知廟堂禦侮之無策張膽論事喜樞庭經遠之有人又曰知無不言願請上方之劍不遇故去聊乘下澤之車陳坐是謫知虔州安遠縣死焉二十年御史中丞羅汝楫

彈公以奉議郎除名謫新州同郡王庭珪以詩贈行有癡兒不了公家事男子要為天下奇之句為歐陽識所告王坐貶辰州新州太守張棣告公訕上再謫吉陽軍時有觀察其上書乞代公行不報張棣擇一牙校遊崇者送公至半途臨大江崇拔劍而前公色不動徐曰逮書謂送其至吉陽者賞爾不愛賞乎崇笑而止至朱崖或諗公以有後命家人為慟公方著書怡然也吉陽士多執經受業者凡經坯冶皆為良士初吉陽貢士未嘗

試禮部公勉之行及位於朝乃請廣西五至禮部者乞不限年與推恩自是仕者相踵聞母曾之喪一慟幾絶勺飲溢米三日不歠鬚髮盡白見者出涕先是檜大書丞相趙公鼎參政李公光及公姓名於格天閣孟晉者爭以公為梯監察御史田如鼇獻書乞斬公檜抵之地光坐移書於公再貶儋耳武平運通判方疇以致書議姻遂下若盧二十六年檜卒公量移衡州三十一年正月公與忠獻公偕命自便時忠獻謫零陵公自衡造焉館

於讀易堂忠獻從容謂公曰秦太師顓柄二十年成就邦衡一人耳今上即位首復公官除知饒州名至行在所即日賜對上溫顏曰久聞卿直諒公首論爲國以禮又論今日之事在脩德以結民心固吾圉練兵選將以觀釁待其衰上嘉納除吏部郎遷秘書少監又遷起居郎論史官失職有謂記注不必進呈使史官無諱史官當立於御座之前庶幾言動皆得以書今之史官後殿立而前殿不立請前後殿皆立左右史奏事請令直前

不必預白閤門及以有無班次為拘許之自是史職盡復唐制及祖宗之舊公請遷都建康謂漢高入關中光武守信都大抵與人闘不搤其吭拊其背未能全勝今日大勢自淮以北則天下之吭背也建康則搤之拊之之地也若進據建康下臨中原此高光興王之計也況今西北欲歸之人如漢民之思漢苟不移蹕何以繫其心詔議行幸言者請紓其期遂止隆興元年六月忠獻張公自建康入奏圖恢復計侍御史王十朋力贊之於

是忠獻公督師進擊金人既克宿州以大將李顯忠私其金帛且與邵宏淵私憤復敗於敵上憂甚十朋亦自劾上愈怒公言近者淮上之衂蓋天以是厲陛下之志使動心忍性增所不能願益強其志毋以小衂自沮蒐乘補卒期於身濟大業時宿州之師賞罰衡決言宿州之敗誤國之將厚賂權貴游說自解安處善地誅戮不加禍亂之漸間不容髮願毋忽兼侍講及國史院編修官因講禮記進序篇其畧曰君以禮為重禮以分為重

分以名為重名以器為重願陛下辨其分謹其名守其器勿輕假人七月上以旱蝗星變詔問闕政公請勿徼福於佛老之教而躬行周宣憂旱之誠戒監司守令有貪殘者必罰是應天以實公因論納諫曰今朝廷之士以箝默為賢容悅為忠道路相傳近日臺諫論事朝廷謂為賣直臣未知信否夫賣直之言唐德宗之言也德宗猜忌謂姜公輔為賣直出此一言忠臣結舌馴致興元之變所謂一言喪邦者也願陛下以德宗為戒以太

祖皇帝欲拜昌言為法上曰非卿不聞此九月金人求更成大臣欲從之公奏曰敵知陛下鋭意興復移書請和非甘言誘我即詭計緩我爾願鑒前車之覆益脩守備益張吾軍上曰朕有二說斷然不移一則中原歸附之人決不可遣二則中外名分決不可亂又曰邊事倚張魏公乃對曰陛下至誠如此何憂敵國願持之以不懈絶口不言和字上曰卿忠直如此朕甚喜兼權中書舍人公遜於右史馬騏上曰無以易卿又言恐駮事不

勝任上曰貴當理遂就職進兼同修國史有旨以中人
李綽等常典發軍書無誤各進名一列公不奉詔綽等
泣訴上曰胡銓不肯經筵講禮記至愛而知其惡憎而
知其善公曰愛而知其惡必棄之勿疑憎而知其善必
任之不貳上稱善壽聖明慈皇后改稱教旨為聖旨公
言易曰大哉乾元至哉坤元蓋天地之位不可並故以
大哉至哉為別陛下雖奉親盡孝而光堯與壽聖難於
並稱聖旨上嘉納謂樞密洪邁曰奉親之過朕當自受

張栻名對賜三品服公言君子愛人以德今賜栻服章非愛之以德也其父浚决不肯使人輕受栻亦有守决不肯妄受恐或議浚非全浚也十一月上以和議之利病遣使之可否禮文之後先土疆之取予下廷臣雜議公議曰國家與金人講解覆轍亦可睹矣京都失守自耿南仲主和二聖播遷自何㮚主和維揚失守自汪伯彥黄潛善主和完顏亮之變自秦檜主和國家讐外敵之禍何嘗不以和哉議者乃曰陽與之和而陰為之備

外雖和而內不忘戰此又向來權臣欺君誤國之言也一溺於和則上下偷生將士解體終身不能自振尚安能戰乎大臣見之相顧失色於是益忌公且欲奪魏公兵柄公復沮其議除宗正少卿公請補外不允嘗遞宿玉堂上問曰金人汲汲欲和聞其勢窘甚對曰近有自淮甸來者云金人聞陛下力任張浚所以汲汲欲和臣願陛下委任勿疑則恢復可必上曰善公又申前請上曰卿久在瘴鄉而略無瘴色天祐直諒卿未宜去兼國子

祭酒因見公言往年睿旨欲移蹕建康不可但已上曰
澶淵之役當時有勸幸蜀及江南惟寇萊公決策公曰
今張魏公陛下之萊公也願早定計上曰善卿直諒四
海莫不聞不可言去且留經筵事無大小皆以告朕公
言晉開運之末有陳友者殺李璘之父國初璘遇友於
途手殺之而自言鞫之得實太祖壯而釋之臣願陛下
堅復讐之志以不忘太祖之訓上在講筵謂公曰卿之
學術士所甚服因及此日文士如蘇軾黄庭堅者誰與

對曰未見其人詩人如張耒陳師道者誰與對曰太上時如陳與義呂本忠皆宗師道者上曰如韓駒徐俯皆有詩名卿可廣訪其人退而乃薦王廷珪朱熹楊萬里周必正弟鎬猶子昌齡籍云除兵部侍郎公言受降古所難六朝七得河南之地不旋踵而皆失在梁武時侯景以河南來奔未幾而陷臺城在宣政間郭藥師自燕雲來降未幾而為中國患今金之三大將内附高其爵禄優其部曲以繫中原之心善矣然處之近地萬一包

藏禍心或為内應後將噬臍願勿任以兵柄遷其衆於湖廣耕種以絶後患時有國學士獻書闕下乞用福國陳公康伯及公為腹心者七十有七人二年八月上以災異數見避殿減膳詔廷臣各陳闕政及急務公言禹有九年之水而國無捐瘠備先具也今數路水潦曾不踰時而民已流殍無備甚矣願詔遭水之處博施賑卹使民被實惠無至流徙此先務也陛下又令條陳闕失臣謂今之闕失孰有大於和議者因極陳和議可痛哭

者十上太息公言自靖康至今凡四十年敵未嘗不由詭道而我終不悟也竊聞道路之言敵緩我以和實潛師以伺我或言多作戈船由海道以進或言實粟塞下由間道以來願陛下堅守和不可成之詔力修政事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如越之圖吳則社稷幸甚進兼侍讀因進讀寶訓至食乞習射奏曰外國易以兵制難以信結願陛下謹守此言上曰文武豈可偏廢又讀真宗顧李宗諤曰聞卿至孝能保宗族朕守二聖基業亦由卿之

守門戶公奏曰唐栁玭云積累如登天覆墜如燎毛祖
宗基業誠不易守上稱善公言側聞金人又謾書欲議
書禮有所增損議者謂末節不必較臣竊以為議者可
斬也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楚子問鼎義士恥之故獻
納二字富弼以死爭之今讐敵横行與多壘孰辱國號
大小與問鼎輕重孰多獻納二字與再拜孰重臣子爭
與君父屈巳從之是多壘不足辱問鼎不足恥獻納不
足爭也臣願絶和議以鼓戰士左氏謂無勇婦人臣謂

今日舉朝之士皆婦人也十一月以邉鄙有釁詔改北郊用來年正陽之月大雩之辰公稽參禮經及國朝故事陳不可者十宰相湯思退參政王之望等堅主和議遂罷張魏公兵柄公又力爭之於是大臣皆不悅遂除措置浙西道淮東海道使詔趣行以二日為期公即辭行曰臣願陛下先絶和議上曰要盡其在我者時金兵及境號八十萬聲動輦轂下自維揚海陵連數郡望風棄城高郵太守陳敏與敵相距於射陽湖水軍帥李寶

屯江陰詔實條陳舟師及扼守要害白海海公使公檄實發兵援敏實不行公奏曰臣受詔令范榮備淮李實備江緩急則更相援今實逗遛違詔坐視敏之孤臣恐射陽失守則大勢去矣上以命實公又移書切責之實乃發兵渡淮與敏相犄角敵一夕退時天大雪河氷皆合舟車不能進公先持鎚搥氷士皆用命尋詔罷兵而時相亦斥死除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加集英殿脩撰知漳州改泉州入見言郡邑害民之大者三上曰每思卿

直諒朕恢復之志已決今敵國土木不息旱乾相仍機不可失對曰陛下嘗許臣以誓不與金和何為中變又謂臣決移蹕建康何為中輟上曰以民之不易少須又曰在廷大半腐儒鄉不可去一日秘書郎張淵對選德上因數不詭隨者云猶有胡銓一人在除在京宮觀兼侍講公論前古未有不由講學而興滅學而亡精兵百萬不如道德之威被練三千不敵忠信之胄陛下之意端在於是上稱善除權工部侍郎以脩史書成轉承議

郎因見上曰屬已得契丹要領卿覲朕施設公言少康以一旅復禹蹟今陛下富有四海非特一旅而即位九年復禹之效尚未赫然又言四方多水旱迺者乙酉之歲脩門之外斗米易一婦女小兒半之左右不以告此謀國者之過也宜令有司速為先備尋進工部為真公辭焉詔曰汲黯在漢謀寢淮南隨會仕晉盜奔秦境卿其奚辭賜對衣金帶封廬陵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令參政周公必大視草以御札歸公令度於家公嘗燕見言初

元經筵之臣七人惟臣獨在臣老矣願乞身歸田里上曰卿忠孝有物護持且留觀朕恢復立皇太子公請飭太子賓僚朝夕勸講上曰三代長且久者由輔導太子得人所致末世國祚不永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三四年皆由輔導不得其人所致對曰誠如聖訓公力乞致仕除寶文閣待制與外祠既出都門有旨復留改佑神觀兼侍讀公辭不得請於經筵講罷復申前請上曰卿大節可嘉朕不忍令卿去因論納諫公曰從諫人主之

高致陛下自登大位虛懷受言中外翕然咸謂恢復之期指日可冀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光武之殺劉泊終之實難詔舉堪刑獄錢穀及有智畧吏能各二人公以張敦實呂永周必達李發劉之柄應書言者謂舉李發劉之柄非是公坐貶秩二等三求去上不得已從之除敷文閣直學士與外祠辭行言於上曰願陛下規恢遠圖任賢除邪理財訓兵憫寡恤孤然後布告中外必報國讐必歸陵寢必復故疆以副太上付託上曰朕志也

又問卿今何歸對曰廬陵又賜通天犀帶又曰臣在嶺海無所用心妄意經學三十年粗能訓傳上曰卿可進來既歸詔趨之遂表進易春秋周禮禮記解命藏之秘書省復奉議郎除龍圖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制有身蹈東海獨仲連不欲帝秦名重泰山微相如何以强趙之語光堯天聖七十慶壽湛恩轉朝奉郎進封開國伯益邑三百户公復乞致仕優詔不許除端明殿學士明堂合祭禮成復增邑户三百實封百户淳熙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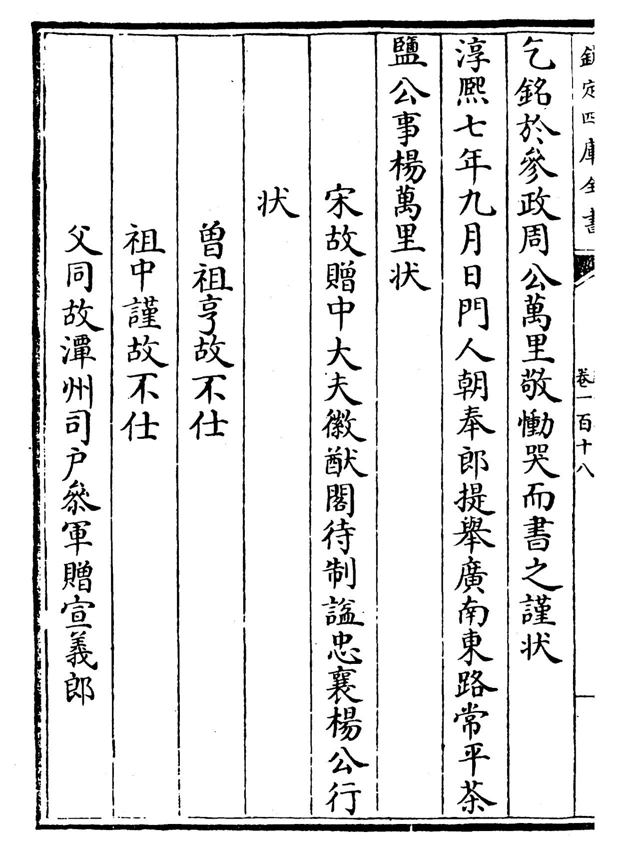
年十一月名赴行在所公辭焉復力乞致仕不許公遂引疾轉朝議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遂稱篤且極陳時病五事上察公志不可奪乃加資政殿學士致仕明年夏五月疾革庚辰薨不及家事惟命諸子口授遺表有死為厲鬼以破敵之語奏聞特贈通議大夫年七十有九諸孤卜於是歲十月丙午葬於廬陵縣之儒行鄉松山原祖承務府君塋之右公明德峻極敵絶敬畏丞相洪公适述其先忠宣公事云皇太后以書歸

曰胡銓封事此有之知中國有人益生懼心公於利不苟取初欽祖既祥及冊隆興皇后公以職將事皆賜金帛再辭必得請乃已使海道日賜金十鎰既歸或惎之以理生業者悉以賙婚友之貧而其於君賜尚爾故沒齒九疇不益一畮遂於禮學冠昏喪祭式禮迂叟佛老梵唄焚紙為錢一切剗磢四仲享先設醴分膳坐客百人州閭耆老不慢貧賤挹斟必躬投壺賦詩雜以棊奕往往申旦睦族篤親慶吊必詣寒暑風雨不為囘車居新

興時嘗名其室曰澹菴取賈生澹若深淵之意晚自號澹菴老人云公居無事時下心拱手言恐傷人獨論國事勁氣正色貫日襲月奮以直前不怵不惻不疚不忒大節揭揭細行斬斬動容出辭見者起敬長身玉立望之山如即之春如其為文章駿奔軋忽幽紛膠轕隱帙奇字旁摳遠擷初佔之者口呿語難徐綜其緯理順脈屬似肆實莊若險實夷韓碑柳騷美婉高儷建中以來作者寡二筆畫真隸上規顏蔡力屈鐵石肖其作人飯

不重肉一襲十稔而豆區餞民棺斂道殣退省其槖屢
空不羸惟太中公不貸於豐繄德之植公實儀之蓬山既
逝公字其子嵗在癸巳潚以公任孝友惟祇忠義惟幹
葰茂碩大豈一朝夕公有澹庵文集一百卷周易拾遺
十卷書解四卷春秋集善三十卷周官解十二卷禮記
解三十卷經筵二禮議義一卷奏議三卷學禮編三卷
詩話二卷話國本草三卷娶劉氏贈淑人先公卒中散
大夫荆湖南路提點刑獄敏才之女子男五人泳承務

郎監江東淮西總領軍馬錢糧所太平惠民局兼行宫雜賣場淳熙二年卒於官參政周公哀而銘之澥承事郎監潭州南岳廟泱濻皆承務郎冲未命女五人適南昌嚴萬全福唐葉昌嗣上饒方自厚承務郎贛州興國縣丞王宗孟將仕郎王藏孫男六人槼椝桯杙杋楷女四人長曰相孫夭餘皆幼萬里與公同郡常從學公將竄萬里以繫嶺表不得築室於場澥走書二千里以公猶子承務郎致仕昌齡所述公之言行詭萬里論次將



乞銘於參政周公萬里敬慟哭而書之謹狀

淳熙七年九月日門人朝奉郎提舉廣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楊萬里狀

宋故贈中大夫徽猷閣待制謚忠襄楊公行狀

曾祖亨故不仕

祖中謹故不仕

父同故潭州司户參軍贈宣義郎

公諱邦乂字希稷出漢太尉震五代之亂徙居廬陵故今為吉州吉水人世以儒學相承宣義府君登進士第初命長沙民掾未終更而早世後以公追秩宣義郎公其季子也父歿之五月始生未冠而妣陳夫人即世兄弟相為命公天性孫悌視兄猶父嘗揭其所居之堂曰華鄂仲氏没公時賓貢入京聞訃慟絶太學七年苦心嗜學言行忠敬必以古人自勵政和七年以上舍解褐賜第還家拜伯氏感兄之訓更華鄂曰韡韡同郡郭孝

友記之曰予嘉楊氏友其弟而不怠恭其兄而不忘是可振頹俗矣一時名勝賦之者數百人初調歙州婺源縣尉改蘄州州學教授以育才作人為己任不顓文辭而已學政最淮西使者交薦授從政郎廬州州學教授改南京宗子博士又改建康府府學教授秩滿改宣教郎辟權知本府溧陽縣事縣久苦苛政公當官豈悌先教化後利澤均征繇遠近恱服惟恐其去傾邑請留於部刺史者數千人尋命為真光堯踐祚覃慶轉奉議郎時二

聖北狩中原多故冦盜蠭起公訓民為兵五里一堠號令期會明信而肅枹鼓一鳴遐邇畢集未幾府兵叛閉闗殺官吏四境狼顧慮變公繕治軍實大閲民兵申嚴號令刻日趨府討叛者賊畏公威聲亟白部刺史願從招諭發運方公令諸郡之師討賊公董民兵首集城下士整而奮器甲犀利旗幟鮮明觀者偉之已而群凶就禽初兵之叛也溧陽縣内舊縣鎮射士數十百以羽檄徃戍它所乘隙歸圖刼巡檢為魁甲而趨溧陽欲屠之

以掠其金帛公即帥民兵逆之諭民出財募士殺敵者賞一戰賊殲焉邑人德公肖像祠之部刺史奏功議賞公悉推僚佐任三年盜不入境建炎三年十月當受代九月除通判建康軍府兼提領沿江措置使司公事大將杜充擁兵數萬保建康公以兵隷焉是時賊李成剽掠江北瀕江守備十二月充謂成師老遣戰艦擊之偶金兵大至與成合我師敗績敵取我舟以濟奪馬家渡充出兵復戰不利潰兵夜叩南州以入敵進營於南門

外鐵佛寺充下令官吏兵民用命城守公信其言明日充悉師出下水門乗舟以遁金陵空無守備知軍府事陳邦光柔怯不足頼是日父老驚懼擁邦光出城迎拜敵前亦强公以行公至街橋大呼曰我豈為降敵者欲赴水父老救免既至敵營邦光以下皆拜願降公獨僵卧不起邦光乃啓曰通判素有瞑眩疾敵帥曰四太子者乃掖出療之遣所降官屬勸降閉口不答明日復遣所親厚者說之曰公故貧者有兄垂老仰分禄寡嫂孤

姪遠來就養五子尚幼一女未嫁今去家數千里妻孥皆無所於托寧不念此國家事勢至此公不降將誰爲公曰茲人之常情吾獨無情乎家國事不兩立吾計决矣頋無辭費明日四太子置酒令僞知軍府號張太師者及前知軍府事陳邦光名公議事公拒不往衆挽以至庭其二人已就位虛一席以俟公及階以首觸柱礎疾呼曰我豈偷生爲名教罪人者流血被面憤不蘇者久之左右掖之出敵帥大怒幽之它室明日邦光復請

出諭使降乃釋出至庭邦光降階語曰事固無可柰何
願少回意毋為徒死無益也公瞋目曰爾以從臣守藩
臨難不能死甘心屈膝尚有面目復見我乎使人人效
爾朝廷何賴時坐中有官曰劉團練者取幅紙書死活
二字示之曰汝無多言忠於趙氏即書死字下歸書活
字下公起取筆徑書死字下敵帥大怒復囚之先是公
刺血書襟曰吾寧作趙氏鬼不為他邦臣敵人初不知
也明日復引公出南門砦問公意如何答曰直不能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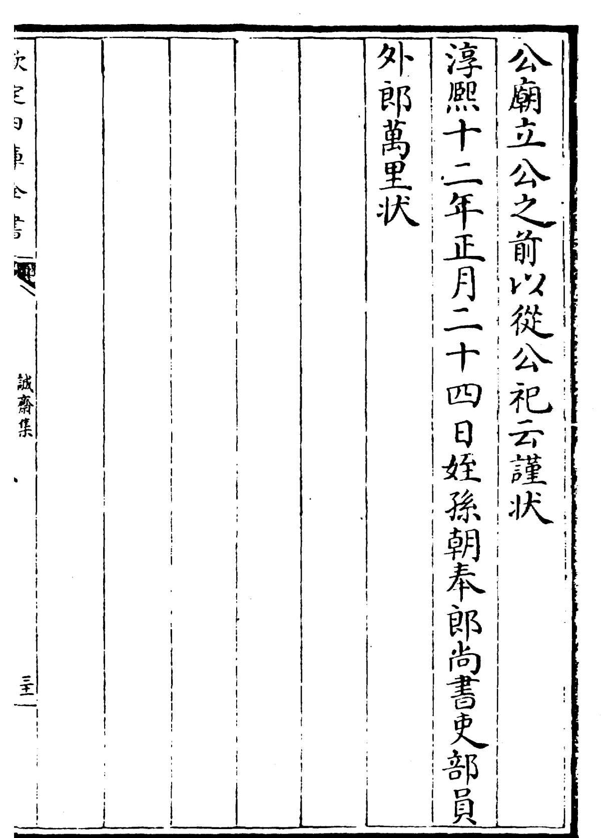
云爾四太子震怒公乃大罵曰我食趙氏禄終不負國與汝有不共戴天之仇豈肯從汝國家何負汝而敢肆凶殘吾恨未劒汝頸吾豈為死怖耶遂裂布裓衣以祈速死敵見所書襟知不可屈遂害之剖腹取其心聞者哀壯之實建炎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也享年四十有四先娶傅氏生女一人後娶魯氏生男五人振文郁文昭文蔚文月卿月卿蚤夭時振文纔十歲女後歸新塗進士陳敦書四年五月軍府上其事於朝天子愍悼加

贈直秘閣官其子二人詔廟祀於建康府紹興元年冬
知軍府葉夢得復請於朝以公大節罕儔褒表未稱宜
加秩賜謚錫廟號龔以禮二年三月詔復贈公朝奉大
夫謚忠襄廟曰褒忠仍付其事史官命有司改葬三月
甲辰夢得奉天子命率官屬啓公殯具衣衾棺槨葬於
廟之上東南隅之山五年十一月朝廷以公幼未仕即
其鄉賜田二百畝以廩其家七年四月駕幸建康大臣
復以為請光堯曰顔真卿異代忠臣朕昨猶官其裔楊

邦乂為朕死節可不厚褒加贈徽猷閣待制再賜田三百畝銀兩絹疋各百復官其一子昭文昭文孫於孺文以報托孤之恩杜充之遁也或告公盍去之公曰吾通守苟去城誰與守我尚愛生也哉雖然吾仲氏惟一子不可無炊火乃命其猶子孺文御其母以奔溧陽而屬其子明日城失守云公神色明秀長身玉立見者畏愛居無事時溫良惠和與物無忤及遇事決斷彊毅萬夫不能奪也其德行循於家稱於鄉信於友為郡學官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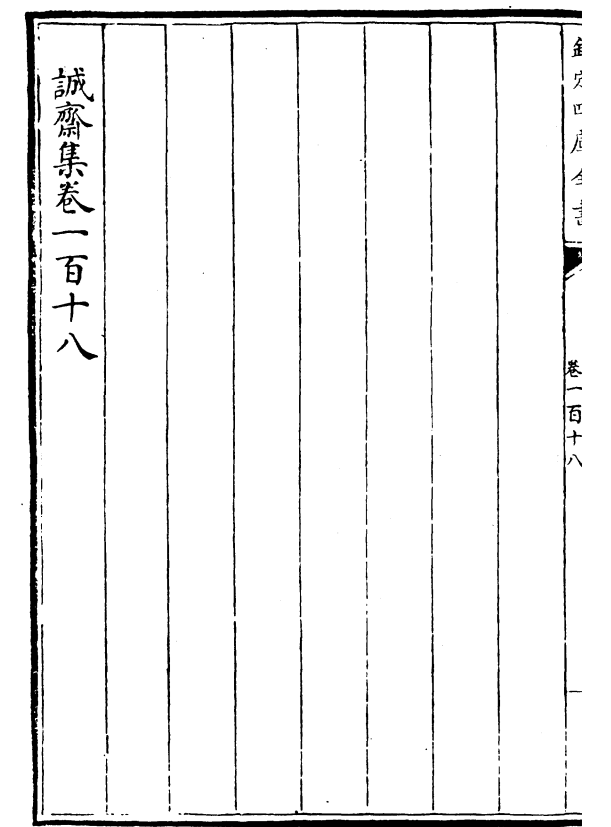
孚於弟子員為縣大夫恩洽於百姓至於以身殉國立天下萬世臣節之端凌霜貫日非一時適然也故天子褎之曰綽有張御史之風無愧顏常山之節紹興三十一年冬十月金亮踰盟侵邉入淮南至江北建康震擾人皆禱於公廟楚巫占之曰吉敵主其殂敵旅其逋大邦其寧乎有老人夢公告之者亦云十二月先堯視師江左父老杜彥誠輩數十百人述其事遮法駕以聞有旨下江東帥漕司驗問建康帥臣張公浚上其子昭文

蔚文禄尚不及頋官之以勸忠義㑹今上皇帝即位命官昭文明年又官蔚文公後以振文陛朝四贈至中大夫公之被害也有斗子曰陳大伯者常從公為傔至公被囚陳在旁不去公罵金四太子陳亦舉甓擊之不中遂同遇害又有主砦曰賈三郎者武勇絶人時號為賈山砦亦同公被執賈命其子結里人為鬻薪者置兵於薪以入闔人索之事覺敵磔其父子於市朝廷既褒公之忠烈二人者亦各官其一子以武階邦人肖其像於



公廟立公之前以從公祀云謹狀

淳熙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姪孫朝奉郎尚書吏部員外郎萬里狀



誠齋集卷一百十八

謹案卷一百十七第四頁後二行音如鬬轂於菟之轂原本鬬下脫轂字今增

卷一百十八第十二頁後一行不必預白閤門按宋史白作牒

第十三頁前一行以大將李顯忠私其金帛原本私訛欲据宋史改

第十六頁後四行周必正按正疑當作大

第十八頁前一行積累如登天按柳玭戒子弟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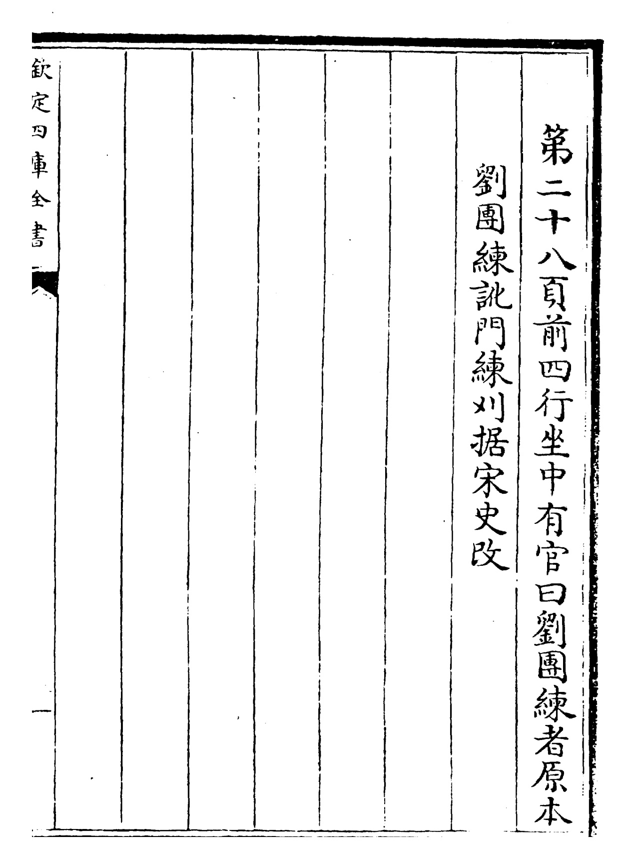
積累作成立

第十八頁後八行與敵相距於射陽湖原本射訛謝据宋史改

第十九頁前四行臣恐射陽失守原本射訛謝据宋史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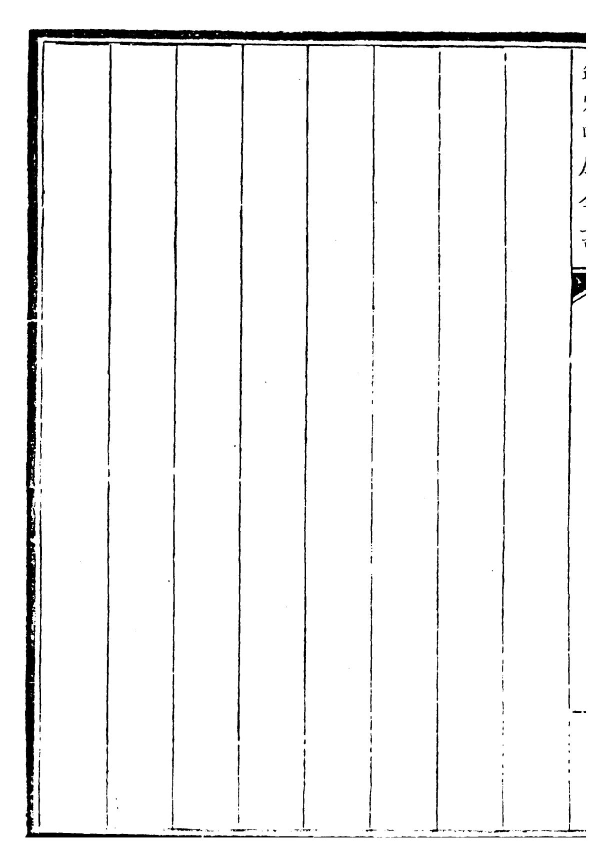
第二十二頁後七行挹斟必躬原本斟訛鄭今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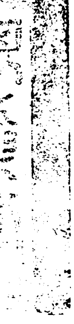
第二十三頁前七行建中以來原本建訛浼据别本改



第二十八頁前四行坐中有官曰劉團練者原本

劉團練訛門練刈据宋史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范　衷

謄録監生臣阮　坦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誠齋集卷一百十九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誠齋集卷一百十九

宋 楊萬里 撰

行狀

宋故尚書左僕射贈少保葉公行狀

曾祖傳故泉州晉江縣尉累贈少保

祖寶臣故保州文學累贈少保

父建故不仕累贈少師

興化軍仙遊縣某鄉某里

公諱顒字子昂其先楚之沈氏春秋時尹將中軍其後諸梁攺封葉子孫因以為姓世傳三國吳都尉雄五代漢衛州刺史仁魯皆其後也自黄巢亂中原士人避地南遷葉氏仕於泉因居焉本朝太平興國二年陳洪進挈泉入覲四年始割仙遊莆田建興化軍公今為仙游人五世祖案隨洪進來朝授泉州文學太常奉禮郎累贈太常少卿少卿公三子皆以學行稱高祖都官公賔

其季也登景德二年第宋興仙游擢第者自公始終官
屯田都官二員外郎蔡公襄實誌其墓二子曰任曰傳
任以父引年得官傳景祐元年第進士授秘書省校書
郎泉州晉江縣尉葢公之曾祖也累贈少保少保公娶
黄工部之女累封衛國夫人少保卒夫人年二十四守
義不奪至傾家創齋聘明師教子讀書蔡公又為作賢
母事記是生公之祖寶臣以累舉授保州文學累贈少
保父建晦迹不仕贈少師妣郭氏累贈瀛國夫人公生

於元符之庚辰方穉時兒輩羣嬉公獨危坐講誦弱冠與伯氏覲俱入京師試太學秋賦俱荐名適金人侵擾朝廷設武藝謀畧等科伯氏一試中選授承節郎從大將劉延慶守京城東北隅力戰遇害公徒步南歸壬子車駕幸揚州廷策進士公擢第調廣州南海主簿兼攝尉有商私載鹽二舟監河官獲之以授公使白府以幸賞公曰仕途發軔如作室之建柱柱一不正室隨以欹欺以倖得是曰正乎盜發府檄尉與巡檢同掩捕巡檢

獲盜十餘人盡歸其勞於公公白府曰謀自彼出也今掠美欺君倖賞三者皆大罪也某不忍為府帥待制曾開大喜曰仕不求速勞而能遜退告其子連曰葉主簿宰相器也汝往見之因倡諸部使者薦於朝循從事郎調建州錄事叅軍建俗狠而喜訟或積年官不能決部使者賀允中多以屬公公原情諏律必得平亭旁郡民間之有訴於漕臺者輒請以屬葉掾云建之兩稅每歲官受賦納遠民或憚入官府市人為之代持送官往往

過歛其估官民交病公適司納為立法革之先是市人代送者新幕帟持白金以供張司納之官公悉却之用薦主政宣教郎調泉州晉江丞未赴二親相繼即世服除知信州貴溪縣時詔行經界郡集諸邑長議之莫對或請以上中下三等定田税公獨謂三等不足以定高下乃定為九等郡守大喜且令信之六邑皆式貴溪云又詔行鄉飲酒是禮久廢縣官無習聞者公舉行之登降獻酬少長有序得三代遺意公家蓄一酒鍾似琉璃

而非葢異寶也自上世蔵弆二百年矣公在貴溪命匠以金飾之手觸而毀匠恖將赴井公笑曰器之成壞數也汝悮爾慰諭而遣之吏未盡三月民有以魔惑衆者因聚為盜一日至千餘人公先遣二廵檢將兵拒之㬎粮備器自將射士七十人繼之二砦兵見賊衆不戰而遁公引兵登山望之賊疑未敢進公駐營山趾而植幟山顛日已晚賊且至與公對壘公夜潛遣人於賊營某所縱火約其衆曰火舉則亂射賊壘適五鼔西風急火

四起箭發如雨賊驚亂偶一渠魁箭貫其胸及天未明悉發兵急擊之賊死傷甚衆餘皆潰遁入弋陽公引兵歸七十人無一人傷者知紹興府上虞縣歲適大飢公預白部使者請發常平之粟未報公即發廩鄰邑之民多轉徙就食者役民必令民自推貸力甲乙不以付吏民欣然皆以實應無欺隱者賦民必為文書各書其數與之期使民自持文書與户租至庭公親視其入給之質劑皆便之明年府易帥屬縣趨府受約束新帥下令諸

邑令歲夏租先期送十之八諸令唯唯公獨進曰上虞
小邑往歲無秋今麥秋可望願少紓其期帥怒及麥大
熟公為書約民民相率輸租旬浹而畢反為諸邑最帥
大喜時秦檜當國數興大獄以除異已叅政李光已逐
海外猶欲殺之州縣逢其意爭躙藉之上虞李之故居
在焉公與李無一日雅因邵農過其門謁其子弟人為
危之府帥曹泳檜上客也嘗檄尉龔滂求李陰事滂以
問公告以毋庸為此且曰吾非為李實為君也秩滿造

朝泳請為户部侍郎許薦於朝公固辭未幾檜死其黨
皆竄嶺海公謂弟曰使我受曹薦今與同禍矣禮部侍
郎賀允中以端方有守靜退無求薦公於朝召見公首
論國讐未復陵寢未還中原士民日夜企鑾輿之返顧
狃便安棄疆土非帝王發憤為雄之道其語切直高
宗皇帝嘉納越三日除將作監主簿遷司農寺丞公在
朝三年非公事未嘗詣丞相府樞密王綸知公恬退而
未知其德性欲試以事一日官告院失錦一端命公治

之公請寛其慢藏之罪於是綸大喜謂其客曰葉寺丞介而通嚴而恕真重器也未幾公求補外除知處州括蒼山國也地瘠民貧歲賦不給公節冗費量入出賦用充足有青田令陳光獻羡錢百萬公詰縣錢何自而得耶且以所獻充所賦云宰相湯思退括蒼人也其凡某犯禁其家奴屠酤不逞公繩以法思退不恱於是常州逋朝廷緡錢四十餘萬太守坐免繼者以憂死士大夫無肯往者思退移公之常州公至毘陵帑庫赤立官吏

無俸七閲月矣公究利病定規畫補鏄漏郡計遂裕金亮侵邊髙宗車駕視師建康道毘陵公以職賜對於御舟因言恢復之計莫先於擇將相張浚久謫無恙是天留以相陛下也臣聞自金亮死敵軍三十餘萬北歸帖然而無異變是敵未可輕也且敵之初退遺兵僅三千人在歴陽李捧擁萬人莫之誰何是我未能進也臣謂今日爭言進取陛下宜容之公初至毘陵無期月之儲一年之後乃餘緡錢二十萬僚左勸公曰某使者獻錢若

千某守獻錢若干皆賞公何不獻公曰某平生惡人獻羨餘非重征則横斂是皆民之膏血也某之所積固出於榷酤之羸然以利易賞某實恥之轉運副使林安宅提點刑獄王趯疾公不附已思退因諷二人求所以中傷者公聞之力丐祠官於朝未幾趯果劾奏常州事坐不實免官而公以尚書郎召未至除右司郎中時孝宗皇帝初即位欲清中書之務增宰士之員首膺是選者余時言為檢正馬棋林安宅為左司費行之與公為右司

時下詔求直言公上封事謂以手足之至親付以州郡之重寄是利一人而害一方時趙某為台州云遷左司未幾權給事中公以右臂徼痛求補外逼湯思退再相公遂申前請思退曰公之求去無乃以某之來乎既而思退啟擬除公户部侍郎至於再三一日帝召諫官曰葉某在都司二年甚宣力然與宰相為朋黨諫官對曰臣不識葉顒聞之公論不然因具陳思退移公常州之由及諷林安宅王趯中傷事及思退再至公不自安

屢求補外意帝默然良久曰非卿則朕無以知此人越翼日除吏部侍郎兼權給事中時隆興二年八月也又三日復以公權本曹尚書四選之三悉歸銓綜吏抱文書旁午相屬須臾即竟時七司弊事未去公乃上疏曰選部之所以弊者葢以典選之官貫穿案牘不如吏出入條例不如吏歲月久遠不如吏典選一事衣冠清濁之所由出也今乃使之入銓曹之門則與吏為市出銓曹之門則與民為市可不思革之乎一曰隱占闕員之

弊二曰引例異同之弊三曰捃摘小節之弊三者革則弊除矣公乃與郎官編刻七司條例為一書或事同例異者存其一削其一帝覽之御筆褒表令刻板頒下公又上疏曰法者天下之所共也合人情則公否則私今吏部之弊莫重於行賂葢立法有失其意者不可不改也如今甲受賕有取予同罪之法今請勿罪與者而止罪取者如任子有用堂除賞典而陞名壓銓試人之法今請勿陞以優中銓之士有未銓試者今請中書不許

除官有免試出官者今請雖宰相亦不許移貤帝遂立

為定制皇兄居廣請以初除開府儀同三司應得親屬

占射差遣例畀王若純公爭之曰若啓一若純則百若

純至矣帝從之於是始有大用公之意時洪适簽書樞

密院其三世已贈東宮三師又請以已覃恩二官貤高

祖父母且援李昉等故事詔已聽請公言遺秩高祖禮

經所無也為人臣者官至執政封及三世恩至渥矣唐

臣謂追贈出於洪恩非由臣子之求斯言當矣國朝會

要止載李昉請以郊禮覃恩追贈所生父母李迪以籍田恩乞回贈叔父母未聞大臣以所得恩賞貤高祖父母者顧循禮經改成命帝從之公在吏部二年士大夫之改秩者詣曹者會課者行賞者吏皆不得預時人謂渡江以來銓選平允惟晏與葉乾道元年七月晦前三日召對便殿賜坐賜茶禮異他日帝曰吏部條例朕亦置一通在禁中嘗偏覽之又問卿當官以何為先對曰真宗皇帝所制文臣七條盡之矣此萬世子孫之法然

臣之當官每以公忠為先旣盡公忠則不為朋黨不畏强禦以之為臺諫則持正論以之坐廟堂則行正道處富貴而不以為榮當鼎鑊而不以為愳公忠二字其用甚大未有一日捨之而安者帝曰卿宜無忘此二字公因言曰千金之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倚衡竊聞陛下以萬乘之尊為鞠戲之樂有如馬驚為之奈何臣竊為聖躬憂之帝曰朕無它但欲不忘鞍馬爾後五日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越二日兼權叅知政事户部

侍郎林安宅請兩淮行鐵錢帝以問公公力言其不可安宅以此大與公不相平十二月拜中大夫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事公入謝帝謂公曰朕聞卿等每事必有條理堂吏不能為姦公曰臣安敢必其不為姦惟每事必經意乃付吏庶權在臣等則不在吏爾時臣下有刋名上章謂之白劄子帝嘗下之中書公因言曰事若可行彼胡不顯其名示人以公如不可行則白劄子安用帝乃問曰朕欲用魏杞何如公曰古人有曰知子莫如

父知臣莫若君興化自建炎間嘗有詔輸米二萬石佐
福州軍食謂之軍米至是四十年民猶病之守臣張允
蹈書極言其為害公言於帝歲捐其半後盡除之乾道
二年春帝臨軒策士及唱第一人乃趙汝愚公進曰宗
子文學如此極可喜宰相洪适曰此實陛下作成之效
自嘉王後未嘗有宗子魁多士者陛下宜魁之以勵宗
室公曰不然本朝典故有官而試者不得為第一人自
沈文通始徽宗宣諭嘉王楷不欲以魁天下以第二人

王昻為舉首昻亦登仕郎有司失於奉詔至今非之帝曰當從典故叅政言是也有江陰軍判官受賕大理寺上其獄帝曰貪吏朕欲用漢法誅之适曰誠如聖諭若行漢法擇一二甚者庶變風俗公曰本朝自祖宗以來未嘗殺一士大夫史冊書之天下以為美事臣願陛下以唐虞三代為法漢唐又安足道時武臣梁俊彦請稅沙田蘆場帝以問公公對曰沙田者乃江濵乍出沒之地水激於東則沙漲於西水激於西則沙復漲於東百

姓隨沙長之東西而田焉是未可以為常也而蘆場則

臣未之詳也且辛巳軍興陛下矜兩淮之民連年苦於

鋒鏑田租並復至今未征今税沙田乃不勝其擾帝曰

誠如卿言租之正者尚除之况沙田乎公逮俊彥至中

書切責之曰汝言利求進萬一淮民怨咨為國生事斬

汝不足以塞責俊彥惶恐汗下是日有詔淮東沙田蘆

場並罷明日公入見曰蘆場沙田事昨已詔行之今以臣

之一言而詔罷之真所謂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

決江河者聖徳髙明史官書之可與堯舜禹湯齊驅矣

自洪适罷相公與魏杞同參政事兩無所私每議必同

帝一日問公曰朕欲用林安宅如何對曰安宅居福唐

臣居興化實鄰郡少時同入太學此人當官吏事强敏

惜其褊心不能容物爾若蒙陛下擢置政府得與協力

以事陛下臣之願也帝笑曰卿言甚公甚公葢有以公與

安宅不相平上聞者故有是問未踰月安宅果上章論

之云葉十五官人受宣明富人周良臣錢百萬得監鎮

江府大軍倉公上章乞下吏辨明帝曰非追逮不可公曰必兩造具備是日除公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宫公拜命即日出關帝下公章大理寺寺官引嬀辭馮更下臨安府公至嚴陵制獄移文逮所謂葉十五官人者乃公之長子元泳實不在旁以報逮書公至金沙再移文逮葉十四官人乃公弟之子元潾也元潾毅然請行即日就道親故無不壯之者公至興化念元潾以一身二千里就逮恐仇家包蔵禍心元潾非命則讒謗

無由而白公乃上章曰聖明之朝事必閲實然臣私憂過計竊慮有司觀望或容心於其間臣仰惟國家聖祖神宗用刑欽恤雖錦工之賤獄吏之微亦皆引對至於婦人李氏兩至殿庭是以中外無幽杜壅閉之事伏望陛下明記獄成之日先以上聞賜以睿鑒仍乞依祖宗故事親加審克庶刑不寃時王炎帥臨安帝令炎親鞫元濰至直有司與周良臣置對初無秋毫跡然安宅時同知樞密院王伯庠為侍御史恐喝典獄必欲文致人

人危之公章至帝下之臨安獄成上聞親覽帝御筆書
其後曰安宅伯庠風聞失實事關大臣並免所居官安
宅仍貶筠州時乾道二年八月也明日叅知政事魏杞
蔣芾以周良臣具獄進帝曰安宅伯庠之罷非止為葉
某一人設也不如此後來大臣必有謗以曖昧執政請
以公知泉州帝曰無罪而去當召以來又明日詔公詣
闕一時賢大夫莫不咨嗟嘆息謂公自徒步至執政初
非勲舊一罹讒間人情岌岌非天子聖明不能直此究

非公清介不能胱誹謗非元潾廉孝不能果此行公上章以疾懇辭召命者再降詔促召者亦再既入見帝問勞加禮且曰卿之清德自是愈光矣公深引咎退見魏蔣二公曰上自促召叅政意有在矣叅政未至前數日上嘗曰朕近日有二三事快意中外翕然皆以為善如治臺諫誣大臣此其一也主上聰明果斷真可謂中興之主叅語未竟聞有詔除公知樞密院事公未拜有詔鎖學士院拜公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

密使公入謝未及言帝曰林安宅向者章疏朕問之得之鄭昺安宅已遜居筠州鄭昺不可不責公對曰臣遣猶子就逮之時因思自昔人臣作誣謗者多矣類皆吞聲忍辱而已安得如臣今日辨明若是者此皆出於陛下獨斷臣之父子死而生之骨而肉之陛下之恩大矣大恩未報務脩小怨實非臣事陛下之本心帝曰不念舊惡怨是用希卿有焉公又言臣識慮淺短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之外惟知薦賢以事君父帝曰惟賢知賢公

為薦汪應辰王十朋陳良翰周操陳之茂王佐芮曄林光朝等可備執政侍從臺諫給舍之選帝納用焉又言曰自古明君用人使賢使愚使姦使盜寸長不遺惟去泰甚帝曰固然堯有禹皐亦有共驩周有旦召亦有管蔡在用與不用公曰誠如聖諭臣謂今日在朝者雖未見有如共驩管蔡然有竊弄陛下之威福者臣亦不敢隱帝曰朕正欲聞之時召鄭聞既至見上公啟擬欲除右史帝曰可命未下而外已傳同知樞密院陳公俊卿

曰某聞之洪邁邁聞之龍大淵公曰某當以公言為驗乃於帝前極論大淵與曾覿竊弄威福向也不得其實今以鄭聞事觀之實矣帝曰此朕之僕臣卿呼至中書切責可也公曰固陛下僕臣然二人在東宫事陛下久從龍扶日官已高矣大淵今為承宣使乃侍從也臣安得而呼責之帝曰臣不憚去此二人後有事大於此者當極言之始終無隱公拜謝而退明日朝退魏杞獨留帝先問及二人事杞對如公言是日有詔龍大淵可兩

浙東路副都揔管曾覿可福建路副揔管二人既出中外相慶以為太平盛事時公為首相魏公杞為次相蔣公芾叅政陳公俊卿同知樞密院權叅政四人同心輔政中書之務頓清帝以國用未裕詔謂理國之要裕財為急前二三大臣忽之至於用度浸廣漫不加省夫百姓既足君孰與不足量入以為出可不念哉自今宰相可帶制國用使叅政可同知國用事公乃言曰今日費財養兵為甚藝祖皇帝肇造區宇東征西伐兵不過十

五萬建炎以來外有金人內有盜賊兵數亦不若今日之多惟多則有冗卒虛籍無事則費財有事則不可用雖曰汰之旋即招之以臣之愚如欲足國用當嚴於汰緩於招可也孔子曰節用而愛人葢節用而愛人之政自然行於其間若欲生財徒害民爾帝曰此至言也殿前軍帥王琪恃寵每於上前妄薦人才一日帝謂公胡與可可用公曰陛下何以識之帝曰聞之王琪公曰與可奴事諸宦官朝士切齒王琪之職將也應薦武何預

與可陛下以此可知其人矣臣不敢奉詔公退而逮與可至政事堂之賓次令條具本朝故事何人受將臣薦得何官者與可無以對蹴踖遁去大將戚方剋軍結宦官帝欲窮治以警其餘公言曰方之罪固不容誅然有主方者帝曰陳瑤李宗回其尤也治之不可不急公又言曰久無此舉雖齊威王烹阿與譽阿者何以異諸將聞之誰敢不洗心易慮既而御筆戚方之家可沒入其財三之二以勞軍公又言諸將若此者衆恐人有自疑

之心不若止因有司所白其放散官錢之數籍以勞軍則邦刑既伸物情亦安明日帝見公曰卿所議戚方事深得體帝又曰建康劉源亦嘗賂近習朕欲遣王柞廉其姦公曰臣恐廉者甚於姦者帝乃止明日大理寺上陳瑤具獄其贓為錢二十萬帝曰此曹為姦宜涅為城旦屏之遠方公奏曰凡假陛下威福為姦者皆然可盡涅乎願戒勑賜自新帝曰甚善於是有詔陳瑤除籍答背免涅長流循州李宗回除籍編置筠州仍詔免治行

賂者乃必罰毋赦帝嘗謂公曰朕思祖宗法度創之甚難壞之甚易公曰臣嘗見元祐三年進士第一人李常寧廷試策篇其首四言云天下至大宗社至重百年成之而不足一日壞之而有餘當時以為名言帝曰誠為名言公又曰壞者非一日遽能壞也蓋言一念慮之間不以祖宗基業為意每事不省馴致敗壞如陛下憂勤恭儉慮精政事無一念慮之失古聖用心不過如此帝曰朕非獨自警戒而已又且憂子孫不能守公曰陛下

之言至此天下之幸宗社之福公言治亂在風俗美惡今風俗猶未美帝曰如貨賂一事非不丁寧尚如此葢風俗既成以為當然公曰陛下治陳瑤輩俗不患不改帝曰作成人才亦須歲久祖宗時作成人才至仁宗時文武名臣乃出公曰陛下留意人才如此亦何患不成自古何嘗借才於異代亂世常患無才至創業之君一起所用者皆亂世之人才也且如藝祖所用將相亦皆五代之人關機合開全在上爾帝曰甚善公每除吏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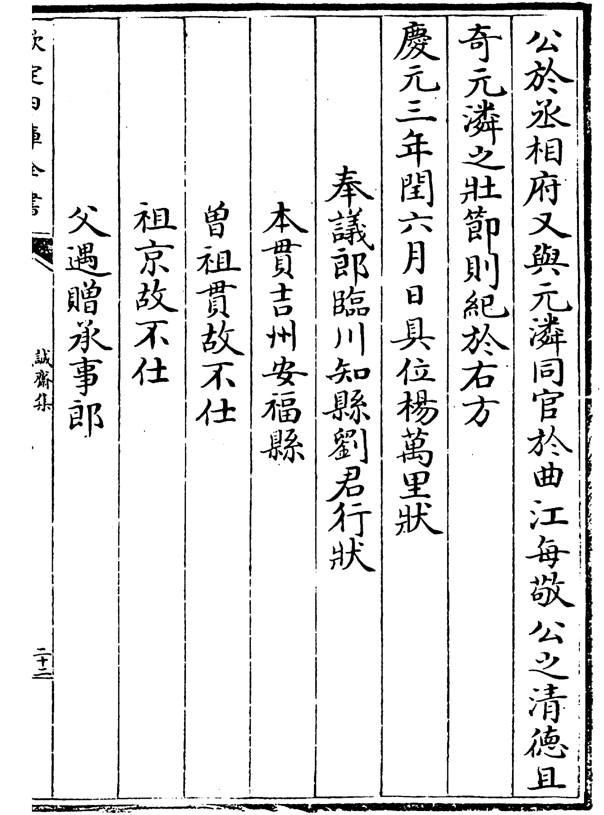
必曲加咨訪公嘗啓除王秬左司郎官胡元質右司帝曰胡元質佳王秬曉事否公曰秬極有才吳澧詰中書求為無錫縣帝問澧有幹才公退朝與諸公言上求治核才如此無不懮悶公於進賢退不肖惟知任怨不示私恩每退約見所親語不及朝廷事有關獻納必削其藁雖當國之日淺而公道開達請謁不行王秬謂公平章萬務無一事私喜怒者一日有官吏數輩會於逆旅因言某人某事或可以經營某人某除或可賂得者一

人笑曰非不料理惟葉公不可欺耳歲在丁亥日南至帝親郊而雷公以首相引漢故事上印綬帝三留之不可以左正奉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公歸至富沙聞季弟之訃哀痛不已遂溪行戒操舟者速行期以某日抵廣化寺葢公所寓也既至親戚咸在明日欲歸先廬是夕觴客酒三行公秉燭作書札丙夜乃寢忽覺云我頭足俱冷取某藥未至而薨享年六十有八以觀文殿學士致仕訃聞帝追悼久之贈特進公之師友林師

說高登蚤相慕用高嘗上書譏切秦檜檜名捕甚急公與同邸擿令逸去高曰不為公累乎公曰以此獲罪幸甚公即為具一舟舟移公乃去公為人簡易然望之肅然有不可犯即之溫如也每以接引後進成就人才為已任處州麗水知縣薛良朋暨常州掾曹陳舉善主簿單夔公最許可後良朋為吏部侍郎舉善為殿中侍御史夔為戶部侍郎故舊有以公為善風鑑公曰吾豈為此觀其言行知之耳公舊在富沙時同年進士林宗弼

同官厚善約迭為姻林死家貧子幼公仕浸顯先以女
嫁其子又命之以官後以其子娶其女云夫人陳氏累
贈齊國夫人子二人元泳終官朝奉郎通判福州元浚
終官宣教郎僉判恵州女四人適儒林郎新汀州軍事
判官林夔朝奉郎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姚宗之朝
散大夫京南西路轉運判官方崧卿文林郎新建寧軍
節度推官林澧孫三人堂承奉郎㞐承務郎圭將仕郎
孫女三人長適將仕郎姚滐次適迪功郎廣州番禺縣

尉方信孺次㓜陳夫人先公九年卒葬於縣之仁德里偉隅山公以庚寅正月九日葵於善化里烏石大旗山之原公自初仕至宰相服食僮妾不改其舊先廬隘甚不益一椽先疇極薄不增一畝工部侍郎林公光朝以詩哭之曰傳家惟儉德無地著樓臺人以為實録公之官至少保以長子元泳累贈也公葵後二十有八年元潾叙次公之言行以書抵萬里曰元潾先伯父應謚不可不請非行狀何以請願先生哀而書之萬里嘗一識



公於丞相府又與元潾同官於曲江每敬公之清德且奇元潾之壯節則紀於右方

慶元三年閏六月日具位楊萬里狀

奉議郎臨川知縣劉君行狀

本貫吉州安福縣

曽祖貫故不仕

祖京故不仕

父遇贈承事郎

君諱德禮字敬叔一字孚深冑出晉安城太守遐八世祖德言仕南唐歸本朝為水部員外郎知制誥君幼警敏父遇為鄉先生授徒數十百人程其業君必為之冠父累舉不第試春官沒於中都君徒步護喪歸葬母老家貧復以授徒為生再舉於禮部一為首選淳熙二年第進士調常德府司戶叅軍事迎繌解外臺及府中煩使必付有媢其能者欲窮之諷府曰胥與民為市賦租簿書𧫴漏千萬將欲簡稽非劉掾不可府以付君文書

山積大抵今年為户者乙明年析而甲之今年為户者甲明年貤而乙之五年之後不可勝究君不三日悉與復初即白之府曰州家此意將欲逋租有歸良民亡害乎抑欲以法從事以威取贏乎謂宜期以十旬許民自列可不可也太守趙公彥操喜曰仁人之言也即行之時臨川吳仲權丞龍陽與君文辭炳蔚相輝名動荆楚稱為二妙部刺史江公溥吳公煥吳公飛英江公作礪皆一見而器之秩滿用薦者陞從事郎授賀州教授丁

母太安人憂終喪造朝有詔求言君慨然陳時政十事其一謂古人之有志事功者其君臣上下議論詳密而制度紀綱攻之而無間夫是以所為而成也藝祖嘗嘆息於乾德紀年之失易以開寶當是時草創尚未足多罪鄉者金之熙宗葢思陵我高宗居正體元中華之正統而襲用金人陵名也可乎事下中書時宰怒不復改議授涪州教授夔帥單公夔趙公犖劉公光祖漕使張公徹馮公震武始至皆具書禮招至夔茹以先務至則

必入幕為上客如損益鹽法及外銓擬官法皆君建明至今用之單馮二公嘗露章薦於朝令丞相京公置制四川倡率漕同薦時京公猶未識君也改宣教郎得邑撫之臨川轉奉議郎邑名為江右之劇視事之初牒箇一日五百紙時謫一二譋辭者徐詰以理訟者噤不得對一邑傳以為神不旬時獄訟頓清暇則與學者討古賦詩沛然如門居歲飢富民蘊年飢民趨讙盜發其廪尉幸賞一日獲十八人且具獄君一問得其情謂尉曰

非盜也尉擿富者訟之郡郡方移鞫而他所獲真盜乃釋之常平使者初議賑貸君嘆曰富民閭比必遏糴是賑之者飢之也屏吏議一以誠意勸分得粟數萬石民受實惠臨川近郊無曠土官有藂塚之圃曰漏澤者甚隘凡小民之死者無所於葬常平使者居之以屋歲中則以浮屠法火之君為買地數十畝且給以田命浮屠掌之鄉正繇役分爭吏得以賣君曰有賦斯有繇不在此必在彼民之爭吏之喜也每一鄉有踐更者則書其

次十人下之俾族議其當為者來上其爭遂息姦民有
曰十虎者持官吏短長聚空舍醵金錢為訟費君盡取
置於法毀其廬豪猾遠屏君持身有嚴奉法唯謹受俸
必問令甲非令甲而曰例者辭之家人子數百指蔬食
終日皆無愠見苞苴不入其門親舊之具必報江西帥
張公杓漕使趙公不遷太守曾公楷或以文或以政或
以廉力薦之予亦薦以文辭典麗宜備著述之科單公
夔來帥江西復帥諸司上其治最下中書書其姓名丞

相京公侯其秩滿將擢而用之更未盡六十日而君屬
疾以没聞者嘆息實慶元五年五月也得年五十有五
君于學博極而長於周官於文清新而精於四六有文
集二十卷娶王氏耒陽丞化基之女再娶彭氏廣東運判
漢老之女子男二人子漸子泰皆進士女二人長適崇
仁主簿孫錀而卒次未嫁其孤糈亟咸烱僂句諏峒日
暨窆地歲得上章涒灘月得娵訾日得合辟邑曰廬陵
鄉曰高澤源曰太湖云將辟君之弟德性述君之言行

謁予狀之予與君遊久且厚則哭而論次焉

年　月　日具位楊某謹狀

朝奉大夫知永州張公行狀

本貫亳州譙縣

曾祖言勑賜亳州助教

祖宰贈右散大夫

父允蹈贈朝請大夫直秘閣致仕累贈通奉大夫

公諱爽字叔保建炎南渡直閣挈其族自亳徙家廬陵公自幼警敏已如成人既長以文學名下筆有驚人語樞密王公庶器之歸以孫女時直閣猝猝僑居生理草創有田薄少而季父永春主簿諱某繼至直閣念其貧公乃請盡以田遜之而以其私室王氏之槖中裝傾倒以奉父母兄弟乃立屋廬乃實倉箱以廩族親以燕朋友中表咸喜紹興庚午薦名禮部乾道六年以門子補將仕郎中吏部銓授迪功郎賀州臨賀縣主簿丁父憂淳

熈元年循從事郎監隆興府豐城縣户部贍軍酒庫酎金增羨諸部使者才之命攝丞分寧又移隆興府決曹掾皆以最聞豫章自建炎兵餘民多死徙賦租鏄漏貿富倒植公私俱病公白府請檢校冐料之田而實其主名有田此有人有人此有賦府以武寧新建之二邑命又檢校之期月得實以報府下其法於諸邑郡賦始均邦民始有生意十邑繪公像而祠之武寧縣令文綗爲豪民係其三十訟訟之於朝事下江西常平使者鄭公

僑鄭檄公廉問公為直之綱致餽謝公怒却之遂與之絶諸部使者交章論薦授衡州耒陽縣丞循儒林郎諸部使者抢公為衡州決曹掾時刑獄使者嚴急典獄者惟其風旨公奉法持平無所左右每獄成必齋戒乃上具獄有不可爭之必力詞勁而氣平有人士董其姓者於他獄已成殺人之罪錄囚之官問之不承又以付公一問知其無辜是郡中將進士公請立賞捕正犯者而聽其就試憲使怒公請不已從之既揭榜而董為待補太學

弟子員第而實殺人者亦就禽有卜者寓病目眚同行者以藥點其瞳子乃漆也遂盲因竊其妻以遁盲者疑其僕之亂其妻而殺之也執而訴之官其僕不勝拷掠遂誣服詰其屍則曰殺之水矣邑上之州州以付公公再三審詰因無異詞公獨疑曰殺人而奪之妻者古有之矣殺妻而存其人未之有也公以白郡守守曰寧有是哉就令有之邑令不坐失入無之公不坐失出乎公曰二事細故耳憲使雖嚴可以理解以非罪殺人某所

不敢也明日白之憲使果曰公致獄好為異公固爭曰其人未論決猶可以俟其真盜也已論決而真盜出則如之何未幾其妻與為亂者自相訴於武昌移文至舉郡驚異秩滿用舉主十三員改宣教郎知袁州萍鄉縣轉通直郎吏民交通持官短長舊令煩苛公用寬大闢庠序廣生員期年舊俗盡革一夕霖雨江水驟漲夜半居民水將及簷公獨秉燭集吏呼船具餉且食且載令曰活一人者賞若干遲明勞問無一人溺死者父老至

令德之富民有柳時習者以族人某無後而立子欲以其子後之而有其貲訟二十年不決郡以屬公公立談而決皆以為神萍鄉湖廣道所出士夫落南有死生不能歸者公送迎賙助皆得乎道前後數十百云轉奉議郎覃恩轉承議郎錫服朱銀除通判隆興軍府事紹興五年至隆興以政績及覃恩三轉至朝請郎時趙公鼎蔡公戡相繼帥豫章事無大小一以屬公帥每閱文書公未書名則吏不得以進秩滿諸部使者皆以最聞除

知永州轉朝奉大夫湘南名郡舊稱甲永乙邵公至則帑庾赤立是歳復蝗捐瘠載路公節浮費糴鄰郡控於諸郡者得粟十萬石博諭勸分活飢民九萬有竒封公帑塵廚傳觴酒豆肉一錢粒米必靳也有以客主禮望公者有讟語謂永之荒政有實費無實惠常平使者李公楫聞而疑焉陰遣人徼伺之又行部往省之飢民所廪其籍無浮常平所儲其粟無縮媿且嘆曰吾為不知賢矣乃同今漕使陳公研倶薦公於朝少傅丞相益國

周公以書賀之曰過客責備動輒興謗若非庾公親往觀風豈能知治行第一氓謠謌著也嗣歲大稔公封公帑如初永之富復甲湘南云吏未盡一月嬰微疾州民徧走羣望以祈既篤命諸子曰我死棺斂與道里費皆勿煩官俸之未給者皆勿請千萬致意周楊二公乞銘與行狀我無憾言訖而終實六年九月五日也享年七十四州民哭之如哭所親公為吏寛嚴得中材力敏濟惟劇惟難彌出彌裕其仕差晚明習練達緼之之充發

之之審而施之不窮為國愛材者惜之歸路由萍鄉空邑越數十里而迎哭皆失聲明日又哭送公為文簡嚴精粹而不顧人知中書舍人林公光朝與著作郎劉公夙嘗相與歎曰張叔保佳士也恨不盡見其文跋記中亦可見其一斑矣夫人王氏封宜人先公九年卒男五人履貢隨臨覲履迪功郎新辰州叙浦縣主簿貢當以公之遺澤蔭補孫男七人長孫仲孫晉孫季孫衛孫同孫永孫女六人履與其弟護公喪返柩於家將以是年

十二月丙午葬公於高澤鄉永和鎮新莊宜人墓之左方萬里與公同生丁未而公為長又同鄉舉於紹興庚午且相好公又以行狀命萬里其忍不奉教

慶元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具位楊某謹狀

中散大夫廣西轉運判官贈直秘閣彭公行狀

本貫吉州廬陵縣

曾祖士忠故贈朝請郎

祖衍故左朝奉郎累贈正議大夫

父合故右朝請大夫尚書户部郎中總領

湖廣江西京西路財賦累贈特進

公諱漢老字季皓其先金陵人五世祖避地廬陵因家

焉公幼長於詩紹興季年以門蔭補官桂帥李公如岡

器之辟宜州思立縣主簿以廉介受知漕使余公良弼

鄧公酢薦於朝三歳丁父憂隆興甲申服除循脩職郎

監潭州南獄廟調沅州司理叅軍一囚以剽掠繫獄指

病如股公白之守卒從寛比部使者以寛厚勤敏廉正薦者凡十有三循從政郎改宣教郎知常徳府武陵縣轉通直郎邑有官池數十頃大將郘宏淵乾沒其利而不輸租有馮從事冒占民田百畆公皆復之轉奉議郎有二甿訟田公諭以比隣友助二人感悟遂畔有武臣祝其姓者掠仕族女為婢公分俸嫁之帥臣尹公機憲使辛公棄疾以其事上聞詔下中書書於籍授江西提刑司幹辦公事轉承議郎又轉朝奉郎贑水暴漲浮梁

蕩逸西昌吡有葳舟者事覺使憲攝州事怒甚吡致白金以請公却之而隱為開釋屬郡有武臣程其姓者秩滿以事苛留公為解之程德之餉新茗二小缶公發之黄金也公笑而歸之贑守丞相留公率二憲薦於朝錫服朱銀授湖廣總領所幹辦公事武昌屯兵數萬仰給六路之餉而漕運多後期且折閱士大夫坐頌繫者衆公言之於總餉使者曰折閱之弊非一或州郡朘其道里之費或乙買之甲者之手或胥吏賕謝或舟人侵牟兼

是四者官賦焉得而不負四獘草則無折閱矣於是繫者釋轉朝散郎總使蔡公戡趙公彥逾以器能薦而公欲自遣力請爲祠官授主管成都府玉局觀東歸道由劔城故舊有死而未葵者公分槖中裝佐其喪事轉朝請郎又以太上龍飛恩轉朝奉大夫授知均州主管内安撫司公事訓詞曰材術疏通分命汝宜賜對選德公從容論奏三事曰補諸軍尺籍之缺員核諸郡寄積之外府嚴楮劵增損之禁令上一再稱善未幾有詔裒

軍實審寄檥重楮劵轉朝散大夫將至郡漕使方公鍾語連率今少保吳公琚曰武當得人矣先是守臣數易郗庾屢空公曰天下豈有不可為之郡於是興學校請博士而士知學釋逋負寛賦役而民蒙福捐俸以棺斂而蒙葜之俗易闢圊以居丘墓而棄屍之憾除桐栢山有冦鄰者號冦先生居南垂北際之間有衆數萬為夏畜憂公移文諭以禍福撫以恩意三歲不敢動暇則登覽山川密察形勢乃請增戍兵以控要害脩器械以壯

武衛豐歳計之儲足常平之本疏奏有詔下戍卒戎器二事於所部一日覘者言有降卒二人公飭邊吏令毋涉吾地武當麥賤官吏販鬻斛易白金兩公下令曰犯者必劾貪風頓革故事吏俸以茶楮代緡錢之半復損其半緡錢之陌守獨不然公以身先之僚屬歌舞士夫仕蜀東歸舟過吾境疾者藥死者葬孤者廩轉朝請大夫襄帥尚書張公杓漕使諸公晞顔交章薦進且以書白宰相曰彭某治郡先慈恵囼圄務在鎮靜今上登極

轉奉直大夫明年詣闕有詔賜對公奏二事其一請增
均州之戍兵而精器械其二請赦邊郡之逃卒而許其
還籍上首肯授知常德府澧辰沅靖州兵馬盜賊公事
封廬陵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訓詞有曰爾公清可以
臨民惠和足以綏遠轉朝議大夫外臺鄰郡有餽觴豆
之貲者緡錢月計二十萬公別主之一日詣學宮顧眂
墻屋傾圮乃僝工斂材取具於此有嬴畢者裔出文簡
老矣而二女未嫁又以其餘為之歸裝後皆有歸士君

子頌歎焉暇日披職方圖記見武陵兵籍昔三千人今僅十一請增至五百人上俞其請於是室廬戈甲煥然一新軍勢整肅冠於旁郡有詔減磨勘二年有挾貴覔舉者公不荅時苦水潦穀價倍蓰細民艱食而常平使者往攝荆帥公曰事亟矣遽發倉廩數千不暇白使者聞之曰謂後世無汲直可乎總領趙公不迹倉使梁公季珌漕使鄭公㮚上其治行轉中散大夫除廣東轉運判官公入境諸臺餽贐秋毫必辭改除廣西轉運判官

公曰足未履臺治而復易節上恩厚其何以報乃擷屬部士夫之賢且才者如曲江守曽懋主管文字王久大淮泉局鄭應中薦於朝曰是亦報國之一也旣鮮組舟行至端溪意忽若小劇者急呼其子某曰為我上章納禄因小憇夢覺而逝實慶元庚申二月九日也後兩月除直秘閣致仕訓詞曰制行無虧居官可紀以疾而休朕固深惜毋武陵郡夫人黄氏天性孝友初二女弟嫠居公撫育獨厚仕必偕行且必令歸士大夫後其一適

從政郎隆興府豐城縣丞李充其一適文林郎贛州觀察推官朱光祖其憂乃解族親有婚姻過期未畢鄉鄰有祖父之喪久不能舉者公皆出力經紀之娶曾氏系出南豐前福建漕使孜之從孫先公十年卒封贈至令人子男四人堯俞先令人十有七年卒去疾文林郎前監廣州市舶庫嘗與計偕去泰迪功郎前靜江府司户參軍去非以公致仕恩當補通仕郎女三人長適通直郎新知隆興府武寧縣歐陽俁次適故奉議郎知撫州

臨川縣劉德禮季未嫁而卒孫男六人舜牧舜元舜愷舜申舜欽舜庸女八人長適故儒林郎新鄂州州學教授趙師共餘未嫁諸孤護公柩以歸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所去疾來謁予請狀公之行以乞銘於丞相益國周公則敬諾而書之

嘉泰元年某月某日具位楊某謹狀

朝請大夫將作少監趙公行狀

曾祖承錫頴川郡王

祖克家崇信軍節度使安康郡王

考叔賫通議大夫

公諱像之字民則秦悼王之六世孫也今居高安稱齒嗜學至忘寢饋痛掃綺襦鑽礪螢雪年未冠洞曉經訓貫綜太史公班固書屬文立成風踔川達小試郡博士館下每虀寒士于下風而立其上與其仲氏儼同登紹興十八年之乙科年二十有一為宗子第三人授脩職郎撫州司戶叅軍有異縣令尹以苛政免者部使者下

二尺木書詭它官攝之皆移疾不行諸公合議差擇命公公不辭於是用仁滌苛用廉鏟汙郅政惠化滂被四達民謍溢出諸公薦之陞從事郎郴州軍事判官溪猺出掠漢民靡寧部使者檄郡丞往慰安之愢不敢往公請代行丞感泣公單車深入蠻巢呂其酋長諭以朝廷德意即日聽命三十一年金亮侵邊王師征之朝廷下虎符發諸郡材官郴兵不滿三百不發則違詔發之則郡無備公為太守草奏請勿發免符下州民守譙門呼

舞為賀且謝守曰此趙判官草奏力也它日有詔賚中外諸軍餐錢而無其數郡欲請而俟報士譁於庭守愳不出公往叱之曰而輩人不過得數十百錢爾今欲何為遂白守用郊賚故事畀之衆定公陰求其倡者白守先誅之而後自列於朝有詔下郡國繕甲郴小州也而其數視潭府官吏莫知所措公曰此易辦爾先是境内有官軍禽盜既去而棄其甲者居民或蔵弆之公令求之以應焉再轉潭之攸縣令宜章縣兵李金倡蠻數千人起為

盜張甚聲震湖廣孝宗皇帝特命中書舍人劉公珙帥長沙詭以平賊劉公入境公與縣令御之境上劉公以公知名士也送客獨留諏以平賊之策且問郴城堅瑕之狀公曰城小而堅然不可守曰何故公曰城中有三井爾受圍五日不待戰死已渴死矣曰為之奈何公曰此賊非湖南材官所能了也非鄂渚羽林不可劉公遂用公言以聞朝廷遣一將谷青者來賊即伏誅劉公首薦以攺秩且請擢以不次之位後帥張公孝祥至得公

牋記守之不擇以示幕下士曰吾當薦士無出趙令右者矣即刻薦書且招公入府為十日飲食侍講張公栻與侍講朱公熹相與講習皆與公遊文名詩聲焯乎朝野改左宣教郎知鄂之蒲圻縣會諸道大侵流殍相望蒲圻邈在湖山之外地荒民貧公勞來安集振貸有方境内安業旱不為災部使者及太守交章上其最詔與中外陞擢之職除知漢陽軍見上辭行時孝宗方銳意恢復公進言曰鷙鳥之擊必匿其形舉大計而使敵人

有備我之心非策也願陛下晦其强以驕其心使不我備備政刑廣儲積礪兵甲選將帥觀釁而動待機而發使如雷霆不及掩耳又言召見多士許其進言此盛德事也然人懷希合之心好立新奇之論聞之若可喜行之則無實願審於聽言而謹於出令上皆稱善鄂之一軍其舟師蒙衝視諸營屯獨雄且精每歲夏潦孔殷則檥於鄂之西浦霜降水落則檥於漢陽之劉洲明年復如初歲中在鄂者四閲月在漢陽者八閲月而守舟者

不滿百人公之未至一夕火延其涯焚其四艘公至訪
其利病有在亟言於朝請移一軍隨舟次舍事下軍帥
帥未嘗以火事聞怒公發之竟格不行沔之於鄂相望
於大江之南北故事沔守未嘗踰境至鄂比十年間始
有諂事諸部使者而越江者其始曰慶朔望其後曰受
約束遂旦旦而往公至之初典謁以近比白公曰先是
有不往者否曰無之公為書與諸公曰守臣出境非令
甲也因不復往諸公聞有以公為傲者來索錢穀簿書

寘搜出入以求公罪見民無橫斂官無鏄漏吏俸兵食給無虛月而公之俸不自與者餘一歲於是敬歎諸公復表其治狀公因上章極言守臣渡江之弊孝宗大喜曰所未聞也有詔繼今敢有謁與受者抵罪惟均改守全州丁通議公憂服除貧甚有房州別駕虛位公欣然詣曹受署房陵與公所居相距三千里公留孥以侍母太碩人宋而匹馬之官守缺兼行府事勤恤遠民專務惠養境內告旱公精意雩禜不崇朝而雨民皆欣然曰此趙

公雨也丁太碩人憂服除將造朝一日孝宗御華拱殿見文武俊乂盈庭天顔有喜因問班綴中屬籍在列者若干人則曰無之於是愀然不怡即詔侍從舉宗室文學政事可為中外之用者各二人吏部尚書蕭公燧首以公應詔除知郢州公見孝宗論事剴切上喜曰觀卿議論非苟合者郢非所以處卿卿當留侍朕即日除軍器少監朝士相慶以為得賢同年進士官於朝省者七人一日有陳郎中之喪七人致奠其一人參政蕭公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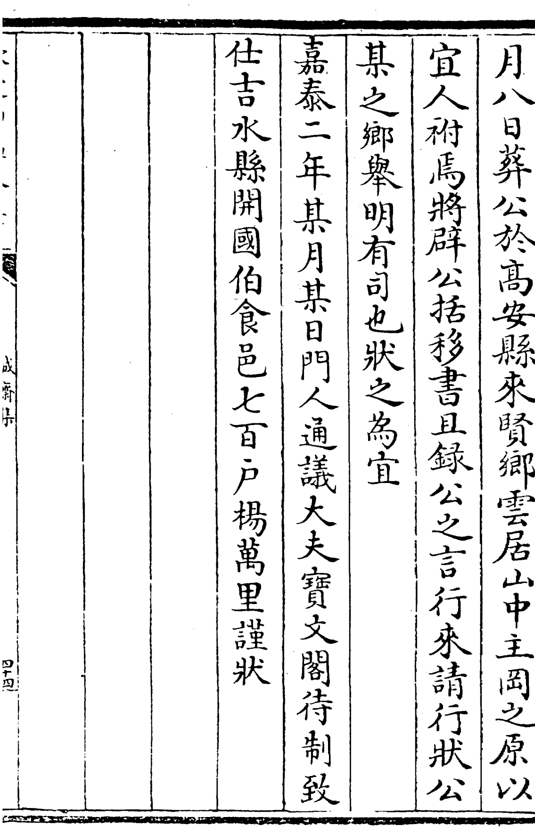
祭文屬公為之其文一日傳都下云在列未滿歲白丞相匄補外丞相以聞上留之不可乃除湖南常平使者辭行上首問公曰何求去之力又曰湖南去朝廷遠甚一路部使者之寄非輕卿宜廣儲積以備旱戢醝茗之私糴公對曰儲積一事臣敢不欽承天子休命地非近鹽惟產茗然戢之亦當以漸上喜曰卿言是也急則激之使亂矣朝士惜去置酒飲餞踰月公不得行又皆賦詩以詠歌其退勇守堅之節所部利病公至之日亟罷

行之歲違小歉公與連帥潘公時講求荒政發廩移粟
民不流徙移江東常平使者未行改西外知宗宗司有
學有教授官然有夫子廟而無禮事宗盟子弟無所觀
禮春秋上丁附拜於郡庠公進諸生講學政之未周密
者首諗之曰學奉先聖而不祀可乎或曰禮器未具公
計費名匠製冕弁繪藻火斲籩豆治尊爵列罍管潔秬
鬯卜牲牷明年服器既成先期躬率諸生致齋直廬夜
漏未盡十刻公夙興盛服將事陟降拜起沃盥奠瘞禮

文於桑㦸於一時云未幾即拜福建路提點刑獄公事建臺之始風采一新浦城縣獄有以平民為大辟者其人誣伏其獄未上公平反之劾其令免所居官一路讋服又劾帥屬王次春於遏密中呼營妓歌舞飲酒其人甚口人皆為公危之公不顧也竟墮其語穽而去未幾請為祠官丞相京公鏜遺公書曰官有似祠官而禄差豐者師司叅議官是也公肯俯而就乎乃俾食江西添叅議之禄以便其里居之適焉少無宦情年未三十即

治别墅號曰南疇花木成列松竹造天皆手植也一觴一詠左琴右書飄然有違世之想不治生業老而益貧有問者公曰居閒食不足從事力難任吾故未能以此而易彼也嘉泰二年四月二十三日以疾終於正寢官至朝請大夫賜紫金魚袋享年七十有五配任氏太平州通判望之女也封宜人先一月卒年七十子四人公掄迪功郎贑州左司理叅軍公括迪功郎吉州司户叅軍公哲將仕郎幼未名女四人長適從政郎向士亢先

公而亡次適儒林郎王摭次適進士某次未嫁孫男二人長彥法次未名孫女二人並幼公性淵靜不見澄撓遇物傾豁洞見表裏然剛而不褊介而不崖雖貴介公子而愳然退然若寒畯焉故其為詩平淡簡遠如清泉白石蒼松翠竹初無鉤章棘句之苦心而有絶塵拔俗之逸韻其文尤長於論事上前敷奏坦明練達灼然可行孝宗恨見之晚方登進而浩然去之使上有用不盡之嘆天下之賢士大夫惜之云諸孤得卜以是歲十一



月八日葬公於高安縣來賢鄉雲居山中主岡之原以宜人祔焉將辟公括移書且録公之言行來請行狀公某之鄉舉明有司也狀之為宜

嘉泰二年某月某日門人通議大夫寶文閣待制致仕吉水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戸楊萬里謹狀

誠齋集卷一百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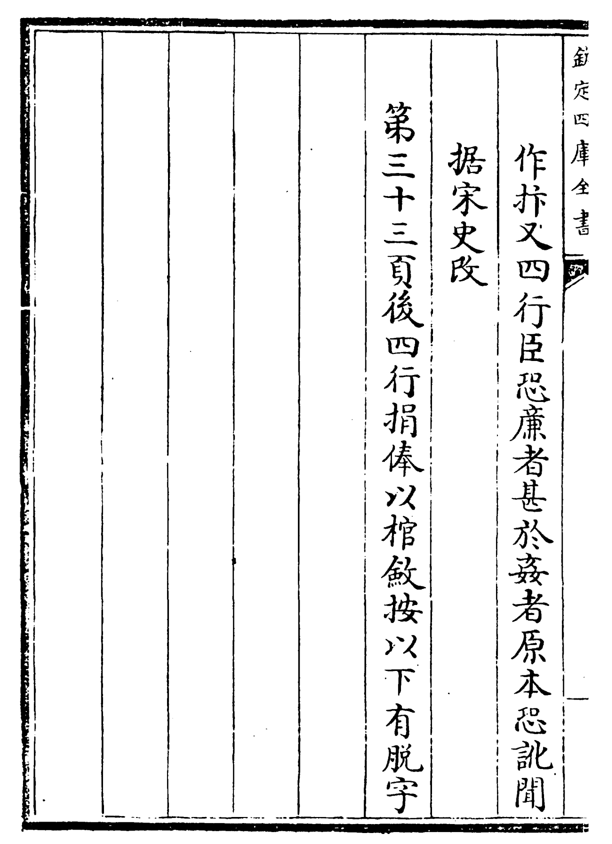
謹案第一頁後八行高祖都官公賔原本都官公訛都公官今改

第十二頁前七行蘆場沙田事原本場訛田据宋史改

第十五頁後一行陳之茂原本之訛芝据宋史改

第十六頁後七行叅政可同知國用事原本同訛用据宋史改

第十八頁前三行朕欲遣王柞廉其姦按宋史柞



作扸又四行臣恐廉者甚於姦者原本恐訛聞

据宋史改

第三十三頁後四行捐俸以棺斂按以下有脫字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范　衷

謄録監生臣阮　坦